南唐書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南唐書

(一)

馬令著

本館據墨海金壺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南唐書提要

南唐書三十卷。宋馬令撰。令宜興人。陳振孫書錄解題載令自序。稱其祖太博元康。世家金陵。多知南唐故事。未及撰次。今纘先志而成之。實崇寧乙酉云云。則令乃北宋末人。此本不載令自序。蓋偶佚也。元趙世延所作陸游重修南唐書序。稱馬元康、胡恢等迭有所述。今復罕見。竟以爲令祖元康所作。殆當時未睹其本。故傳聞致誤歟。其書首爲先主書一卷。嗣主書三卷。後主書一卷。蓋用蜀志稱主之例。次女憲傳一卷。列后妃公主而附錄列女二人。次宗室傳一卷。列楚王景遷等十二人。而從度從信二人有錄無書。次義養傳一卷。列徐温及其子六人。附錄二人。次爲列傳四卷。次儒者傳二卷。次隱者傳一卷。次義死傳二卷。次廉隅傳。次苛政傳。共一卷。次誅死傳一卷。次黨與傳二卷。次歸明傳二卷。次方術傳一卷。談諧傳一卷。皆優人也。而附以迂儒彭利用。次浮屠傳。次妖賊傳。共一卷。次叛臣傳一卷。次滅國傳二卷。閩王氏、楚馬氏也。次建國譜。次世系譜。共一卷。建國譜者。即地理志世系譜者。敍李氏所自出也。每序贊之首。必以嗚呼發端。蓋欲規彷五代史記。頗類效顰。於詩話小說。不能割愛。亦不免蕪雜瑣碎。自穢其書。又如建國譜之敍地理。僅有軍州而無縣。則省不當省。

世系譜不過出自唐吳王恪。於先主書首一句可畢。而複述於唐書以前。尤繁不當繁。亦乖史體。均不及陸游重修之本然椎輪之始。令亦有功。且書法亦謹嚴不苟。故今從新舊唐書之例。並收錄焉。

自序

傳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唐季五代。大盜割據。各亦有史。而太熙之風。往往有之。南唐寖滅。史官高遠。慮貽後悔。悉取史草焚之而死。徐鉉、湯悅、奉太宗皇帝敕。追錄所聞。而忘遠取近。率皆疎略。先祖太博元康。世家金陵。多知南唐故事。旁搜舊史遺文。幷集諸朝野之能道其事者。未及譔次。遽捐館舍。今輒不自料。纂先志而成之。列爲三十卷。雖有媿於筆削。而詆亂尊王。亦庶幾焉。崇寧乙酉春正月。陽羨馬令序。

南唐書目錄

卷一
先主書
卷二
嗣主書
卷三
嗣主書
卷四
嗣主書
卷五
後主書
卷六

女憲傳
元恭宋后　种氏
光穆鍾后　昭惠周后
周　后　保儀黃氏
徐　主　永興公主
余洪妻鄭氏附　渤海吳嫒附

卷七
宗室傳
楚王景遷　晉王景遂
齊王景達　江王景遏
太子冀　慶王茂
韓王從善　鄧王從益
吉王從謙　從慶傳亡
從信傳亡　宣城公仲宣

卷八
義養傳
徐宣祖
徐知詢
徐知諫
徐知誥
徐知訓
徐知誨 子景遂 子景遊
徐知證
卷九
列傳
周本
王輿
王安
高審思
李德誠
李章
韋建
卷十
列傳

李建勳　嚴續　游簡言　徐玠
常夢錫　潘承祐　張延翰　李夷鄴

卷十一
列傳
刁彥能　馬仁裕　柴克宏　王崇文
周宗　何敬洙　劉崇俊　邊鎬

卷十二
列傳
盧文進　王彥儔
李金全　林仁肇

陳　誨　　申屠令堅
卷十三
儒者傳
韓熙載　　江文蔚
高　越　　孫　魴
卷十四
儒者傳
劉　洞　　江　爲
汪台符　　史虛白
郭昭慶　　康仁傑
伍　喬　　周　彬
夏寶松　　徐鍇
卷十五
隱者傳

江夢孫　沈彬
陳貺　陳陶
許堅　毛炳
顏詡　鄭元素

卷十六
義死傳
劉仁贍　孫晟
張彥能鄭昭業附

卷十七
義死傳
皇甫暉　孟堅
陳喬　劉彥貞
朱令賓　胡則

卷十八

廉隅傳
姚景　魯崇範
馬文義　許規
苛政傳
張宣　李德柔
卷十九
誅死傳
褚仁規　王建封 范仲敏附
李德明　皇甫繼勳
鍾謨　張巒傳亡餘附鍾謨
潘佑　李平
卷二十
黨與傳
宋齊邱

卷二十一
黨與傳
陳　覺　李徵古
馮延己　馮延魯
魏　岑　查文徵
卷二十二
歸明傳
蕭　儼　劉承勳
邵　拙　舒　雅
盧　絳　劉茂忠
李元清　陸昭符
卷二十三
歸明傳
朱　弼　孟賓于子歸唐

潘　賁　　圖籠
羅　穎　　盧　郢
邱　旭　　黃　載
湯　悅附　　張　洎附
徐　鉉附

卷二十四
方術傳
吳廷紹　　木平和尚
李　冠　　道士譚紫霄
潘　辰　　女冠耿先生

卷二十五
談諧傳
申漸高　　李家明
楊名高　　王感化

彭利用附
卷二十六
浮屠傳
小長老　北僧附
元寂　應之
妖賊傳
張遇賢　諸祐
卷二十七
叛臣傳
劉澄　朱元
劉從效附
卷二十八
滅國傳
閩王氏　殷

卷二十九
滅國傳
楚馬氏
卷三十
建國譜
世系譜

南唐書卷一

宋 馬令撰

先主書第一

土運中圮。諸侯跋扈。基構自吳。紹于唐祚。作先主書。

先主、姓李。唐宗室裔也。小字彭奴。其父榮。榮之父志。志之父超。超早卒。志爲徐州判司。因家焉。榮性謹厚。適丁世亂。晦迹民間。號李道者。彭奴以光啓四年生於彭城。（未名、故書小字。）流寓濠泗。吳武王楊行密克濠州。得之。奇其狀貌。養以爲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溫。乃姓徐。名知誥。溫嘗夢水中黃龍十數。溫獲一龍而寤。翌日得知誥。知誥奉溫以孝聞。從溫出。不如意。杖而逐之。及歸拜迎門。溫驚曰。爾在此也。知誥泣曰。爲人子。捨父母。何適。父怒而歸母。子之常也。溫由是愛之。逮壯。身長七尺。廣顙。隆準。精彩鑠人。語聲清暢。常緩行。從者闊步不能及。相工云。此龍行虎步也。從溫攻伐。身先士卒。爲樓船軍使。以舟兵屯金陵柴再用攻宣州。用其兵殺李遇。以功拜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務賦斂。爲戰守。知誥獨好學。接禮儒者。能自勵爲勤儉。以寬仁爲政。遠近嚮風。郡政大治。徐溫鎮潤州。以昇、宣、常、池、黃爲屬。溫聞知

誥理昇州有善政。往視之。見其府庫充實。城壁修整。乃徙治之。而遷知誥潤州刺史。知誥初不欲往。屢求宣州。温不與。時温嫡子知訓爲淮南節度副使。秉國政。知誥至京口。不樂。既而知訓爲朱瑾所殺。温居金陵。未及聞。知誥居潤州。近廣陵。得先聞。卽日以州兵渡江定亂。遂爲淮南節度副使。温至。以次子知詢等皆少。用知誥猶愈於他人。因留輔政。宋齊邱曰。潤州之命。實天贊也。初。徐氏諸子不齒知誥。而知訓尤悖。嘗召知誥飲酒。伏劍士。欲害之。行酒吏刁彥能酒至。知誥以手爪掐之。知誥悟。起走。乃免。後知誥自潤州入覲。知訓與飲於山光寺。又欲害之。徐知諫以謀告知誥。知誥起遁去。知訓以劍授刁彥能。使追殺之。及於中途而還。紿以不及。由是得免。及知訓死。温意潤州預謀。就知訓廨。有士室。繪畫温像。身被五木。諸弟皆執縛受刑。而畫知訓衮冕正座。皆署其名。温見之。唾曰。狗死遲矣。知誥因得疏其罪惡。由是內外全活者甚衆。而死者猶數家。知訓與僧修睦親狎。得僞讖數紙。皆修睦手書。温求修睦殺之。越人寇毘陵。温伐越。知誥以王府兵會戰於無錫。前軍敗。賊乘之甚急。温暴得熱疾。不能治軍。知誥率所領疾戰。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越人乘輜重夜遁。時四境底定。惟越人爲梗。因此請平。而兵甲遂戢。知訓之用事也。常陵弱楊氏。而驕侮諸將。遂以見殺。及知誥秉政。乃寬刑法。推恩信。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邱、駱知詳、王令謀爲館客。士有羈旅於吳者。皆齒用之。常陰使人察視民間。有凶荒賈乏者。賜給之。盛暑未嘗張蓋操扇。左右進蓋。必卻之曰。士衆尚多暴露。我何用此。以故温雖遙秉大政。而吳人頗歸知誥。武義元年。拜左

僕射知政事。漸復朝廷紀綱。修典禮。舉法律。以抑強暴。中外謂之政事僕射。溫行軍司馬徐玠勸溫以己子代知誥。溫遣子知詢入廣陵。謀代知誥秉政。會溫病卒。知詢奔還金陵。嗣溫爲節度使。諸道都統所爲多不法。常謀知誥。知誥使諭之入朝。遂留爲左統軍。吳主僭帝號。改元乾貞。（知誥自欲尊大。故奉楊溥尊號。書溥僭號。則南唐之罪著矣。）知誥累遷侍中。中書令。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潯陽公。改封豫章公。太和三年公出鎮金陵。如溫之制。以長子景通爲司徒。平章事。居中輔政。以王令謀、宋齊邱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四年。封公爲東海郡王。五年。進封齊王。（始書公。書小字。書名。既而書王。以見其漸。）六年。召景通至金陵。爲鎮海軍節度副使。以其次子景遷爲太保平章事。與令謀等秉國政。天祚元年。王進位太師。天下兵馬大元帥。二年。景遷病。以次子景遂爲門下侍郎。參知政事。冬。安遠軍盧文進來降。三年。閩越諸國皆遣使勸進。人望已歸於是加殊禮。建齊國。置宗廟。以宋齊邱爲左丞相。徐玠爲右丞相。冬十月。受吳禪。攝太尉楊璘奉上皇帝璽綬。國號大齊。改元昇元。策吳主曰。受禪老臣知誥謹上策皇帝爲高尚思元宏古讓皇帝追尊考溫爲武皇帝。（自溫以上不追尊。則復姓之心見矣。）子景通吳王。景遂壽王。景達信王。弟知證江王。知誨饒王。以建康爲西都。廣陵爲東都。十有二月己卯朔。日有白虹二。以揚州海陵縣爲泰州。割泰興、鹽城、興化、如皐四縣屬焉。以海陵制置使褚仁規爲刺史。盧州周本卒。（凡書某州某人皆其節度使。）帝輟視朝一日。食不舉樂。（書帝者。以見其憎極惡重也。凡書帝書詔書制。其罪同。）甲午。皇后宋氏受寶冊。是歲。閩王昶貢方物于京師。天子使散騎常侍盧損如閩。冊昶閩王。不受。（閩自鍔已僭帝號。改元矣。既稱帝。故不受王爵。凡書京師皆中原也。）

書天子尊正統。以別諸國僭僞。

二年春三月壬子日有白虹二。壬申大星流于東方。夏四月。遷讓皇于丹陽。以王輿爲浙西節度使留後。馬思讓爲丹陽宮使。以嚴兵守之。徐氏諸子屢請帝復姓。帝謙抑。不忍忘徐氏恩。下其議百官。百官皆請。乃復姓李。改名昇。國號大唐。遂考服屬。當吳王恪後。建唐廟。祀高祖、太宗以下。如唐舊典。追尊吳王恪爲孝靜皇帝。廟號定宗。超爲孝平皇帝。廟號成宗。志爲孝安皇帝。廟號惠宗。榮爲孝德皇帝。廟號慶宗。奉徐武皇廟號義祖。徐氏二王如初。諸孫皆郡公。女郡縣主。齊臺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皆平章事。吳中書侍郎張延翰爲右僕射、平章事。以虔州李章鎮廬州。神武統軍王安爲百勝軍節度使。秋七月。一時無事。則書首月。冬十月。戊寅。天子受徽號于契丹。曰英武明義皇帝。尤非常故書。錢元瓘以嘉興縣爲秀州。十有一月。以步騎八萬講武于銅橋。賜將吏以下金帛有差。讓皇殂。帝率百官素服哀臨。命有司供具。如吳舊禮。謚曰睿。十有二月。福州亂。連重遇弑其君昶。立王子曦。王子延政爭立。於是僭位于建州。國號大殷。他國惡書。

三年春正月丙申。詔曰。比者干戈相接。人無定主。地易而弗藝。桑隕而弗蠶。衣食日耗。朕甚憫之。其嚮風面內者。有司計口給食。願耕植者。授之土田。仍復三歲租役。於嘻。仁不異遠。化無泄邇。其務宣流。以稱朕意。二月。池州楊璉卒。以統軍王彥儔爲康化軍節度使。詔公卿以下議定郊祀。門下侍郎平章事居詠、中

者爲保大三年取閩張本。吳世子璉先娶帝女。是爲永興公主。璉以公主故。爲中書令。康化軍節度使。

書侍郎平章事建勳等議曰。孔子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萬世不易之法也。昔長孫無忌請祀高祖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祀太宗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得之矣。今國家嗣興唐祚。追尊孝德而以神堯爲肇祀之祖。宜以神堯配天於圓丘。以孝德配上帝於明堂。禮也。其服物制度。古有常儀。一切僞飾。願皆罷去。奏可。司徒齊邱請依春秋。郊以四月上辛。常夢錫駁曰。案禮。天子之郊以冬至。不卜日。魯侯之郊以仲春。卜上辛。今之四月。非郊之時。齊邱固爭。遂用夏四月。（夏讀爲夏商之夏。魯用周之四月郊。）議者多哂之。詔曰。禮莫重於享帝。孝莫大於隆親。事實重大。承以輕眇。可謂無其德而用其事。祇加畏焉。於嘻。爾公爾侯。各揚厥職。不供迺事。國有常典。夏四月上辛。始郊祀於圓丘。大赦境內。是夜。月當以子初沒。而升壇之際。皎然如晝。衆咸異之。遍行封賞。羣臣請上徽號。不許。固請之。帝曰。朕以眇躬。託于民上。夙夜祇畏。常恐弗類。矧迺徽號。用揚虛美。是重弗類。固不許。因此廢徽號之禮。州郡言符瑞者十數。帝曰。譴告在天。聰明自民。魯以麟削。莽以符亡。常謹天戒。猶懼或失之。符瑞何爲哉。皆抑而勿揚。言五代同居者七家。其尤著者。江州陳氏。元和給事中京之後。宗族七百口。每日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建書樓於別墅。以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獄訟希少。遠近歎異之。皆蠲復征役。旌表門閭。秋七月庚子朔。日有蝕之。八月。鄂州張宣卒。以潤州留後王輿代。金吾衞大將軍馬仁裕出爲鎮海軍節度使留後。冬十月。

四年春正月夏四月樞密使周宗出爲奉化軍節度使六月安州節度使李金全來降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帥師迎之承裕與晉將馬全節安審暉戰于安陸承裕及裨將段處恭戰死監軍通事舍人杜光鄴及其兵五百人被執天子厚賜之遣還帝致書于晉復送光鄴等請以敗軍行法天子又遣之帝以甲士臨淮拒之乃止（天子晉高祖也書帝致書于晉惡其抗也）以金全爲宣威統軍洪州李德誠卒以宣州徐玠代以江州徐知證爲寧國軍節度使梁王徐知誥卒秋八月廬州李章卒以潤州馬仁裕代以天威統軍盧文進爲鎮海軍節度使冬十月幸東都存省故老宴于舊宅踰月還十有二月左僕射平章事張延翰卒

五年春正月虔州王安卒以統軍賈浩爲百勝軍節度使三月誅泰州刺史褚仁規夏四月秋九月壬子有星孛于天市錢元瓘卒佐嗣位冬十有二月葬吳越文穆王（凡他國薨立卒葬弒殺告問通則書）

六年春三月廬州馬仁裕卒以滁州刺史周鄴爲保信軍節度使留後夏四月南漢劉龔卒玢嗣位葬劉龔僭謚天皇大帝（以其僭極惡重故書與吳越異龔音儼劉氏僞撰此字以爲名自云取飛龍在天之義）遷讓皇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絕不通人久而男女自爲匹偶（吳人多哀憐之猶書吳人者以其思舊之民也）詔吳王景通爲太子景通表曰古之立太子所以崇正嫡息覬覦如臣兄弟稟承聖教實爲敦睦願寢此禮三表許之乃以大元帥總百揆改封齊王以駕部郎中馮延巳爲元帥府掌記壽州高審思卒以侍衞諸軍都虞候姚景爲清淮軍節度使六月乙丑天子崩（晉高祖）秋七月丞相大司徒宋齊邱爲鎮南軍節度使以洪州徐玠爲司徒侍中帝曰豫章大

司徒維桑也。衣錦晝行。古人所貴。以錦袍賜之。齊邱至鎮。衣以視事。羣臣咸謂江淮之地。頻年豐稔。兵食既足。士樂爲用。天意人心。未厭唐德。宜廣土宇。攻自潭越始。帝曰。吾少長軍旅。見干戈之爲民患甚矣。吾不忍復言兵革。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吳越災。宮室府庫甲兵殆盡。羣臣復請乘其弊。帝曰。今大敵在北。北方平。則諸國可尺書召之。何以兵爲。輕舉者。兵之大忌。宜畜財養銳。以俟時焉。使使唁越于武林。厚幣以賙其闕。冬十月。詔曰。前朝失御。強梗崛起。大者帝。小者王。不以兵戈。利勢弗成。不以殺戮。威武弗行。民受其弊。蓋有年也。或有意於息民者。尙以武人用事。不能宣流德化。其宿學巨儒。察民之故者。巖巖之下。往往有之。彼無路光亨而進。以拊傴爲嫌。退以淸寧爲樂。則上下之情。將何以通。簡易之政。將何所議乎。昔漢世祖數年之間。被堅執銳。提戈斬馘。一日晏然。而兵革之事。雖父子之親。不以一言及之。則兵爲民患。其來尙矣。今唐祚中興。與漢頗同。而眇眇之身。坐制元元之上。思所以舉而錯之者。煢煢在疚。罔有所發。三事大夫。可不務乎。自今宜舉用儒者。以補不逮。於是稍用儒臣。漸去苛察。又將修復故事。爲後代法。未果行。而帝疾作。

七年春二月。詔曰。迺公迺侯。越百執事。欽承嗣命。命爾保元子璟。祇肅天鑒。社稷宗廟。永有終。我不敢知。曰其基永昌。我亦不敢知。曰墜命罔後。天不爾諶。祐于有德。厥位艱哉。翌日。殂于路寢。壽五十六。葬永陵。謚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烈祖。

徐鉉曰。烈祖少長喪亂。知人艱苦。故不以富貴自處。唯務節儉。身爲宰相。事養父母如禮。飲食皆親侍。或遇疾。不解帶。溫常責諸子曰。汝輩能如是乎。及建號。卽命陵使府爲宮。唯加鴟尾欄檻而已。終不改作。接見親族。如家人禮。尊長者。親拜之。晚年服金石藥。性多躁怒。百司奏事。必至厲聲詰責。羣臣或正色抗辭以對。事理明白。必斂容慰勉之。旬日之後。多有恩澤。故人思盡力。決死刑。用三覆三奏之法。文武亡歿子孫隨才以敍。不限資蔭。或營其婚嫁。幼未堪任。與其無嗣者。內帑以給之。有親老者。倍其數。死王事者。下至卒伍。皆三年給其全俸。故士無貴賤。悉亡身外之憂。

嗚呼。積厚者流澤遠。積薄者流澤狹。不其然乎。舜之後。千餘年而有陳。陳亡而田氏專政於齊。禹之後。千餘年而有杞。杞削而句踐得志於越。後世之君。建大義於一時。而德不若舜禹者。亦隨其澤之遠近而興起焉。故晉以天下喪於狄人。而琅琊繼之。唐以天下簒於朱梁。而烈祖紹之。然則盜名器。操生殺。制一方之命。抗萬乘之勢者。豈非天歟。烈祖之起。雖無雄才大略。而深沈寬裕。本於天性。幸而適丁中原擾攘之際。故數年之間。有足觀者。

南唐書卷二

嗣主書第二

民靡有定。誰其奠之。棄師閩楚。命委輿尸。作嗣主書。

嗣主、諱璟。字伯玉。初名景通。烈祖元子也。美容止。器宇高邁。性寬仁。有文學。甫十歲。吟新竹詩云。棲鳳枝梢猶軟弱。化龍形狀已依稀。人皆奇之。起家爲尚書郎。吳讓皇見之曰。吾諸子皆不及也。累遷諸衞大將軍。典治軍旅。撫納將校。烈祖出鎭金陵。拜璟司徒、平章事。知內外諸軍事。加諸道副都統。烈祖受禪。封吳王。累遷太尉、中書令、諸道元帥、錄尚書事。改封齊王。既當儲副之地。而固讓再三。謙虛下士。常若弗及。烈祖殂。受顧命。猶讓諸弟。辭益堅。侍中徐玠以衮冕被之。曰。大行付殿下以神器之重。殿下固守小節。非所以遵先旨。崇孝道也。乃嗣位。改元保大。太常博士韓熙載上疏曰。踰年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師古。弗可以訓。時雖可其奏。而制書已行。遂改元。冊母宋氏爲皇太后。妃鍾氏爲皇后。弟景遂改封燕王。弟景達改封鄂王。弟景遏改封保寧王。長子冀南昌王。文武進位有差。洪州宋齊邱入爲左丞相。江州周宗入爲右丞相。以元帥府掌書記馮延己爲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夏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中書侍郎平章事李建勳

罷爲昭武軍節度使南漢劉晟弒其君玢晟自立爲帝（不書僭之前已僭也）五月司徒兼侍中徐玠卒秋七月燕王景遂改封齊王拜諸道兵馬大元帥太尉中書令鄂王景達改封燕王拜副元帥宣告中外以兄弟相傳之意以元子南昌王冀爲江都尹東都留守（書元子之不得襲位以見景遂也）景遂固讓不許蕭儼上疏其略曰夏商之後父子相傳不易之典惟仰循古道以裕後昆疏奏不報冬十月庚戌有星孛于東方妖賊張遇賢聚衆十餘萬陷虔州諸縣（諸縣舊史失名）虔州城守遇賢據白雲洞命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思禮通事舍人邊鎬討賊鎬思禮擒遇賢及賊副黃伯雄謀主僧曹景全斬於建康市以嚴思禮爲海州刺史邊鎬爲洪州營屯諸軍都虞候貶百勝軍節度使賈浩爲監門衞將軍（罪貶故書使）池州安置以饒州刺史李翺爲百勝軍節度使留後十有二月下令中外庶政並委齊王景遂參決文武百司唯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見蕭儼上書極論曰元帥開府人猶驚駭況委之大政而羣臣不得時見臣恐中外隔絕姦人得志非陛下之利也書奏不報侍衞軍都虞候賈崇詣閤求見曰臣事先朝二十餘年每見延接疎遠未嘗壅隔羣下之情罔有不達今陛下始卽位所委任者何人而頓與羣臣謝絕深居邃處而欲聞民瘼猶惡陰而入乎隧道也臣老矣長不復奉顏色因涕泗嗚咽帝深爲感動引與之坐賜食而出始以手札批喻儼等曰旻天不弔降此鞫凶越予小子常恐弗類于厥德用災于厥躬故退處恭默思底于道而壅隔之弊以爲卿憂惟予小子實生厲階由是所下之令遂寢時宋齊邱周宗爲左右丞相齊邱專執而宗純

謹自守。及上心既悟。齊邱乃言其非便。帝曰。公何不早誨我。遂罷齊邱爲浙西節度使。齊邱黨與隆熾造作飛語。以誣宗。宗泣而上訴。帝知之。弗問。此爲明年宗出張本。宋齊邱上表乞歸九華舊隱。許之。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

二年春正月。右丞相周宗罷。除江西節度使。門下侍郎、平章事張居詠罷。除浙西節度使。二月辛卯。日有白虹二。三月。左衞上將軍盧文進卒。夏。閩人朱文進連重遇、弒其君曦。重遇立文進。使來告亂。因其使。議伐閩。以民疫。釋閩使。遣之。夏四月。秋七月。鄂州王與卒。以神武統軍韋建爲武清軍節度使。備書官職者。新命也。書某州某人代者。移鎭也。壽州姚景卒。以濠州劉崇俊代。以楚州刺史劉彥貞爲濠州觀察使。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冬十有二月。馮延己爲翰林學士承旨。水部員外郎馮延魯爲中書舍人。延魯銳於功名。欲興建州之役。乃贊中書舍人查文徽爲江西安撫使。翰林待詔臧循者。嘗賈於閩。具知山川險易。爲文徽陳進兵之計。文徽因是請伐閩。乃命邊鎬率洪州屯兵。與文徽俱行。遂入建陽。王延政遣統軍使吳承祐以遊兵巡福州境。紿曰。唐助我討賊。大軍至矣。福州信之。連重遇殺朱文進。裨將林仁翰殺重遇。函其首。歸承祐。延政以其子繼昌守福州。親率衆以拒我師。五郡之兵大集。敵勢甚盛。文徽等次于蓋竹。退復屯建陽。啓求濟師。三年春二月。遣祖全恩、何敬洙、率萬人以應文徽。與延政陣隔水。全恩使建陽降將孟堅潛師出其後。裨將武彥暉、馬存貴、以輕銳繼之。腹背夾擊。延政大敗。以餘兵守城。閩人李仁達殺其君之子繼昌。前年以福州降。

延政故以延政爲君及其統軍吳承祐立雪峯僧卓儼明爲主儼明無統御之略仁達又殺之而自稱留後遣使來降卽以仁達爲威武軍節度使延政益不振建州之險要曰西巖延平津相繼而平夏四月秋七月庚辰星見而風雨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遂克建州執王延政歸于建康授羽林大將軍安化軍節度使封鄱陽王泉州刺史王繼勳漳州刺史王繼成汀州刺史許文縝皆請降因而鎭撫之諸將下建州兵無節制剽掠甚衆閩人失望帝以出師有功不錄其過升建州爲永安軍以祖全恩爲節度使查文徽爲撫州刺史何敬洙爲楚州刺史偏將王建封先登功第一爲信州刺史全恩未拜而卒以廬州王崇文鎭建州泉州裨將劉從效劫刺史王繼勳使之入朝從效自領州事於是王繼成許文縝皆至建康以繼勳爲池州團練使繼成爲和州刺史文縝爲蘄州刺史卽以劉從效爲泉州刺史冬十月皇太后宋氏殂以延平津爲劍州割建州之劍浦汀州之沙縣屬焉以建州裨將陳誨爲劍州刺史以龍衞都虞候劉仁贍爲武清軍節度使升泉州爲清源軍以泉州刺史劉從效爲節度使

四年春正月陳覺諷齊王景遂言宋齊邱先朝布衣之舊委諸山林不允中外之望帝使景遂至青陽召之起拜太傅奉朝請而已以撫州李建勳爲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中書侍郎馮延己拜平章事吏部尚書徐連爲鎭海軍節度使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命建州製的乳茶號曰京挺臘茶之貢自此始罷貢陽羨茶夏四月侍衞諸軍都虞候賈崇爲奉化軍節度使留後葬元恭皇后于永陵六月壽州劉崇俊卒

以濠州觀察使劉彥貞爲清淮軍節度使。侍衞諸軍都虞候郭仝義出爲濠州觀察使。以劉崇俊子範爲滁州刺史。建州之役。府庫中耗。民不堪命。故李仁達、劉從效皆羈縻而已。至是諸將請討之。不許。宋齊邱薦陳覺爲福建路宣諭使。說仁達入覲。不從。覺還至建安。矯制發建、汀、撫、信之師。及防戍之兵。掩其不意。徑至城下。時魏岑安撫漳泉。聞覺起兵。亦擅發兵應覺。帝大怒。馮延己等爲言。兵業行。不可止。乃以王崇文爲招討使。王建封爲副使。益兵以會之。馮延魯爲南面監軍使。魏岑爲東面監軍使。陳覺爲諸軍監軍使。仁達送款於吳越。吳越以兵三萬應之。覺等爭功。進退不相應。延魯及吳越戰。延魯敗績。諸軍皆潰。帝怒。遣使者鎖覺、延魯至金陵。而馮延己爲宰相。宋齊邱亦預三公。稍解之。員外郎韓熙載諫曰。臣觀覺等罪不容誅。但齊邱、延己內爲陳請。所以得全。且擅興者不罪。則疆場生事。喪師者獲存。則行陣解體。請行顯戮。以重軍威。帝曰。齊邱、延己。有自咎之表。無請赦之辭。覺等五木被體。一家狼藉。永不錄用。與死何殊。乃流覺勒州。流延魯舒州。齊邱惡之。貶熙載和州司馬。冬十有二月。壬戌。契丹及晉師戰于中渡。晉師敗績。丙寅。杜重威、李守貞以王師降于契丹。癸酉。張彥澤引蕃騎陷京師。彥澤剽劫。屠害甚衆。晉帝奉表納璽於戎主。以其失利勢故不書天子。是歲。中原無主。密州刺史皇甫暉、青州刺史王建及沿淮諸戍皆來降。方且疲兵東南。不暇北顧。馮延己、延魯、魏岑、陳覺皆以姦回得用。人情不平。既流延魯及覺。而延己爲相。岑亦居近密。於是御史中丞江文蔚疏其罪曰。二凶雖去。未稱民情。四罪盡除。方明國典。帝大怒。貶文蔚江州司士

參軍亦罷延己爲太子少傅岑爲太子洗馬漳州裨將林贊堯殺監軍周承義以叛討平之以泉州裨將董思安爲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命改漳州爲南州副使劉從願殺思安自領州事南州復爲漳州

南唐書卷三

嗣主書第三

五年春正月晉帝舉族出封邱門契丹主次于京城北不見帝（彼不與之見也猶書曰京城者甚契丹之惡也）文武百官素服紗帽俯伏俟罪契丹主命起之親加慰撫遂入都城據大內（改京師爲都城晉無君也）己丑斬張彥澤於東市（以其剽劫之罪）庚寅洛京留守景延廣自扼其喉死辛卯契丹廢晉帝爲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黃龍府安置（此中原之事惡書者以下文使來告故也）契丹使來告曰晉少主逆命背約自貽廢黜吾主欲與唐繼先世之好將册命唐爲中原主帝命近臣對曰唐守江淮社稷已固與梁宋阻隔若爾主不忘先好惠錫行人受賜多矣其他不敢拜命之辱遣兵部侍郎賈潭報聘帝歎曰閩役憊矣其能抗衡中原乎以齊王景遂爲大弟燕王景達爲元帥改封齊王元子南昌王冀爲副元帥封燕王依前東都留守安樂公茂爲侍衞諸軍都虞候二月丁巳朔契丹改晉都爲大遼國肆眚改元會同（猶謂之晉都者漢未立也不謂之京師者中原無主也不書敕不與契丹敕中國也）辛未漢帝卽位（天子卽位易代則書）改晉開運四年爲天福十二年（中原改元不書此書會同非常也漢稱天福十二年亦非常也）三月宣州徐知證卒夏四月丙子太白晝見以皇甫暉爲神衞軍都虞候秋八月以太傅宋齊邱爲鎭南軍節度使周宗爲寧國軍節度使錢

佐卒倧襲位。冬十有一月壬子雨木冰。辛酉雨木冰。癸酉雨木冰。十有二月越人胡進思廢其君倧囚於義和院。錢俶入是歲馬希範卒。希廣襲位。

六年春正月越人立俶。遷倧于東府。丁丑天子崩。漢祖高以太子少傅馮延己爲昭武軍節度使。夏四月廬州周鄴卒。五月葬楚文昭王。葬吳越忠獻王。越亂故緩。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秋漢伐河中。圍李守貞。守貞遣從事朱元、李平奉表來乞師。以潤州李金全爲西面行營招撫使。壽州劉彥貞爲副。諫議大夫查文徽爲監軍使。兵部侍郎魏岑爲沿淮巡撫使。聞河中平。遽班師。冬十有一月。高從誨卒。保庸嗣位。葬南平文獻王。

七年春正月淮北諸盜來附。以神武都虞候皇甫暉、裨將張巒、蕭處恭、帥師出海泗諸郡。以右散騎常侍張義方爲監軍使。納賊帥咸師朗以歸。二月以中書舍人嚴續爲奉化軍節度使。以江州賈崇爲神武統軍。侍衞諸軍都指揮使。夏四月壬申太白晝見。贈故廬山江夢孫國子司業。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殺天威統軍都虞候王建封。八月以建州王崇文鎭廬州。以諫議大夫查文徽爲永安軍節度使留後。冬十有二月日暈三重。

八年春正月詔曰。春秋日食、地震、星孛、木冰。可謂甚矣。比者災異仍多。豈人君不德以召之耶。抑亦天心之仁愛而譴告之也。朕甚惕焉。曩者兵連閩粵。武夫悍將不喻朕意。而務爲窮黷。以至父征子餉。上達大

意。下奪農時。咎將誰執。在予一人。其大赦境內。窮民無告者。大賜粟帛。二月。以東都留守燕王冀爲潤、宣、二州大都督。鎭京口。宣州周宗爲東都留守。福州詐言吳越戍兵亂。殺李仁達而遁。遣人告急于境。建州節度使查文徽（以興兵故書使）。劍州刺史陳誨、以舟師應之。文徽留誨屯江口。進至西門。伏兵發。文徽被執。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葉仁安等。歸于建康。帝送先進等還越。越亦歸文徽。夏四月。以劍州刺史陳誨爲永安軍節度使。秋七月。冬十有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乙酉。大子崩（漢隱帝）。楚朗州節度使馬希萼遣使來乞師。遂以楚州屯兵攻潭州。殺希廣。杖其妻。死於市。左右用事者。皆臠割之。希萼自稱楚王。邊鎬統信州屯兵以覘楚。十有二月。漢將郭威領大軍北征。壬子。次澶州。何福進率壯士擁威爲天子（書此以見中原治亂）。

九年。春正月。周帝卽位。劉旻稱帝於太原（以其曲在周故不曰晉）。初。契丹犯河南。晉帝北遷。韓熙載上書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當在今時。若戎主遁歸。中原有主。安輯稍定。則未可圖也。時以連兵南鬨。至此方議北征。熙載又上書曰。郭氏姦雄。雖有國日淺。而爲理已固。兵若輕舉。非獨無成。亦且有害。乃命李金全耀兵於淮上而止。夏四月。秋七月。樂安公茂卒。冬十月。楚人徐威、陳遷、魯公綰、陸孟俊、執其君馬希萼。囚于衡山。立王子希崇。十有一月。楚人廖偃等招合蠻獠。復立希萼爲楚王。楚國大亂。邊鎬以信州屯兵出宜春。討長沙。破其軍於龍回關。徐威等以希崇降。希萼亦送款于鎬。鎬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以希萼爲洪州大

都督封楚王希崇爲舒州節度使以邊鎬爲湖南節度使鄂州劉仁贍以舟師趨岳州岳州降以將軍宋德權爲岳州刺史以客省引進使任鎬爲監軍使以馬光惠爲朗州節度使留後宋齊邱拜太師固辭復爲太傅

十年春正月分洪州高安縣置筠州割清江、萬載上皇、屬焉以湖南行營糧料使王紹顏爲刺史三月以撫州馮延己爲左僕射平章事右僕射孫晟守本官平章事潤州徐連中書侍郎平章事夏四月丙戌日有食之五月司徒致仕李建勳卒秋劉晟取桂管將軍張彎爭之不克朗州裨將劉言執留後馬光惠送建康言自領州事遣李建期屯益陽將討劉言而楚地新定府庫空虛宰相馮延己以克楚爲功不欲取費於國乃重斂其民以給軍邊鎬不能鎮撫楚人皆怨帝亦惡之謂馮延己孫晟曰湖湘之役楚民厭亂求息肩於我今欲罷桂陽之師解益陽之戍即授劉言以節鉞使自安輯其民吾亦得惠養湘衡之地如是則遠邇完實二蕃在吾度內爾公等亟行之無爲後悔孫晟即欲奉行延己曰吾以偏師克全楚天下驚動今三分喪二何以爲功遂稽其命未幾劉言遣王進達破益陽殺建期等乘勝攻長沙邊鎬遁歸所在屯戍相繼散走獨張彎全師而還且戰且行取資於道岳州刺史宋德權監軍使任鎬皆棄城走帝大怒削邊鎬官流饒州籛宋德權任鎬于大社斬裨將申洪泰尹建于都門外以張彎爲信州刺史延己等自劾起之孫晟請罪不已乃罷爲右僕射冬十有二月洪州大都督馬希萼入覲留建康弗遣

十有一年春二月周行馮據潭州三月建康大火踰月廬舍營署殆盡夏五月以太傅宋齊邱爲鎮南軍節度使秋七月以鄂州劉仁贍爲神武統軍侍衞都指揮使以濠州觀察使何敬洙爲武清軍節度使大蝗八月不雨冬十月築楚州白水塘以溉田命州縣陂塘堙廢者修復之十有二月木冰

十有二年春正月大星墜于東北聲如雷兗州節度使慕容彥超遣使來乞師以拒周出兵數千至淮北不書將校舊史失之爲周師所敗俘其將校于京師天子平彥超釋唐俘諭之曰歸語爾主朕誅逆命何苦來援帝亦悔之漢末遣使潭州市茶會邊鎬平馬氏列俘于金陵由是引對慰勞以上茗萬斤遣之壬辰天子崩周太祖自前年八月不雨至于三月民大饑疫死者大半下令郡縣煮粥以食之劉旻乞師于契丹以寇潞州天子親征大敗之休兵潞州大饗將士斬敗將樊愛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振進圍太原遣符彥卿史彥超等北控圻口以斷契丹援路彥卿等敗績彥超戰沒天子遽班師書以見世宗威略爲明年伐我張本夏五月丁亥月重輪秋七月契丹使其舅來聘昇元中宋齊邱選宮嬪雜以珠貝羅綺泛海北通契丹欲賴之以復中原而戎使至則厚幣遣還迨至淮北輒使人刺之復遣使沿海齎琛寶以報聘戎意晉人殺其使數犯中原至是館戎使於清風驛夜醼更衣盜斬其首契丹自此不至蓋中原間之也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二月以門下侍郎嚴續守本官平章事夏四月以壽州劉彥貞爲神武統軍侍衞諸軍都指揮使以劉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三月周伐蜀秋七月蜀使來聘冬十月東都留守周宗乞罷鎮詔曰崧

嶽降靈。誕生良弼。佐我先朝。施及朕躬。尙賴保釐。底于成績。而遽爾請罷。豈朕不德。不能優禮勳舊。而致然也。昔蕭何守巴蜀。而高祖無西顧之患。寇恂守河內。而光武無分民之嫌。今任公以何恂之事。宜強飯扶力。以副朕意。於嘻。國之安危。惟茲淮甸。愼始成終。非公而誰。所請宜不允。宗以老病三表。乃許守司徒致仕。以中書舍人馮延魯爲工部侍郎、東都留守。以侍衞諸軍都虞候賈崇爲東都屯營使。十有一月。周師來伐。李穀爲都部署。攻壽州。帝召洪州宋齊邱還都。齊邱請徵諸郡兵屯於淮泗。以裨將有才略者主之。聲言偏師敵人不測其實。必難輕進。春水時至。糧道阻隔。懸軍日久。自當遁去。然後遣使請平。彼必樂從。議者不同。遂止。劉彥貞督兵以抗周師。江州皇甫暉帥師爲援。李穀退屯正陽。天子命李重進爲奇兵。以要彥貞。彥貞追穀至正陽。重進與穀腹背擊之。彥貞大敗。死于陣。諸軍皆潰。張全約以其衆奔壽春。自楊氏王吳。淮甸之人不識干戈者二十餘年。及彥貞敗。民皆恟懼。帝欲親拒周師。中書舍人喬匡舜極諫。貶匡舜臨川。親行之議亦寢。天子先詔錢俶攻常宣二州。以撓我師。於是吳越伺間攻常州。刺史趙仁澤被執。將軍柴克宏救常州。大敗越人。斬首千餘級。獲其將吏數十人。皆斬于京口。拜克宏奉化軍節度使。天子營于淝水之陽。徙正陽橋于下蔡。林仁肇、皇甫暉爭之不勝。暉走滁州。大兵追殺之。以周師爲天兵。太祖主兵故也。遂下滁州。帝惡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滁州。稱唐皇帝奉書。願效貢賦。陳兄弟之禮。天子不答。東都留守馮延魯。光州刺史張紹、舒州刺史周祚、泰州刺史方訥、皆棄城走。延魯削髮僞爲僧。遁歸。周人執之。斬

州裨將李福殺其刺史王承雋降周。帝益惡之。始改名景。以避周廟諱。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獻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石、金銀羅綺數千。請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天子不報。謨等皆留行在。分兵襲下揚、泰。帝遣人懷蠟丸書。走契丹求救。爲邊將所執。光州刺史張承翰降周。天子至淮南。下詔撫安楊氏之後。帝聞之。命園苑使尹延範自泰州徙讓皇一族于京口。延範殺其子弟六十餘人。以其婦女渡江。周先鋒使劉重進得其玉硯、瑪瑙碗、翡翠瓶、以獻周。楊氏遂絕。帝罵曰。小人以不義之名累我。腰斬延範。歸之以專殺之罪。

南唐書卷四

嗣主書第四

十有四年春正月遣司空孫晟、禮部侍郎王崇質、奉表于周。辭益卑服。削去帝號。天子猶不答。留晟等弗遣。鍾謨請歸取表。盡獻江北之地。天子許之。遣崇質、德明、還。始賜江南書曰。自有唐失御。天步多艱。六紀于茲。瓜分鼎峙。自爲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憑陵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書邊疆。便議班旋。直同戲劇。至於削去尊號。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詧奉周。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于險。德明等歸。盛稱周天子英武。帝尤惡之。宋齊邱、陳覺、等皆以割地無益。而德明賣國以圖利。帝怒斬德明。二月。遣元帥景達帥師應壽春。陳覺爲監軍使。拜邊鎬爲大將。許文縝副之。中書舍人韓熙載上疏。請罷監軍使。不報。司徒致仕周宗卒。三月。江州柴克宏卒。諸郡屯田相率起義。以農器爲兵。裹紙爲鎧。處處保聚。號白甲軍。周師苦之。景達等趨壽州。其將朱元、李平、唐進、克復舒、蘄、泰、三州。夏。大雨。周師在揚、滁、和者。皆卻。諸將請要其險隘擊之。宋齊邱曰。擊之怨深。不如縱之以爲德。誡諸將閉壁。不得要

戰。周師皆集於壽州。故諸州雖復而壽州之圍益固。天子駐于渦口。猶欲再幸揚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乃班師。以李重進攻廬州。向訓守揚州。訓請棄揚州。併力以攻壽春。乃封府庫。付主者。遣淮南舊將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而去。淮人大悅。皆負糗糧以送周師。秋七月。揚、光、滁、和、復歸于我。冬十有一月。周殺我行人孫晟。

十有五年春。元帥景達命其將朱元等屯紫金山。築甬道以餉壽州。二月。天子復來伐。徙下蔡橋于渦口。爲鎮淮軍。築二城以夾淮。周師連破紫金山諸寨。監軍陳覺乞罷朱元。帝遣大將楊守忠代元。且召之。元憤怒。叛降周。諸軍皆潰。許文縝、邊鎬、被擒。景達以州兵奔還金陵。三月丁未。劉仁贍病且死。其副孫羽等以壽州降。仁贍病卒。夏四月己巳。天子班師。亂兵焚揚州。民皆徙江南。秋七月。冬十月。天子復來伐。圍濠州。濠州刺史郭廷謂降周。泗州守將范再遇叛降周。（廷謂不書叛者。力不支也。）泰州亦潰。周師步騎數萬。水陸齊進。軍士作檀來之歌。聲聞數十里。（檀來者。但來也。北人語音。）十有二月。天子駐于楚州城北。

十有六年春正月。大赦。改元交泰。周師攻楚州。守將張彥能、鄭昭業、城守益堅。城壞。彥能、昭業、戰死。周人屠其城而戍之。丁未。海州潰。壬辰。靜海軍潰。周人盡得海、泰、揚、楚之地。丁卯。周人次揚州。癸酉。次瓜州。三月壬午朔。次泰州。丁亥。復次揚州。辛卯。遂幸迎鑾。以臨大江。（周自屠楚州。貶書人。其後駐蹕皆書次。至迎鑾復書幸。不沒其實也。）時揚、泰、滁、和、壽、濠、泗、光、海、等州已爲周得。迺遣陳覺奉表獻廬、舒、蘄、黃、晝江以爲界。天子許之。賜書曰。皇帝恭問江

南國主勞其良苦而已。四年而後克亦已應矣。夏五月。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以交泰元年爲顯德五年。鍾謨、馮延魯至自京師。國主復遣謨等奉表拜成。且請傳位。始降號稱國主。傳位不曰傳乎某人者。景遷爲太弟時未定也。天子優詔勞安之。傳位之意遂止。以謨爲禮部侍郎。延魯戶部侍郎。以行營應援使林仁肇爲浙西節度使。前廬州孫漢威爲奉化軍節度使。贈劉仁贍太師。追封衞王。孫晟太傅。追封魯國公。劉彥貞中書令。張彥能侍中。其餘將士死國難者。追贈有差。秋。泉州劉從效奉表貢于京師。天子不納。冬十月。禮部侍郎常夢錫卒。十有二月。流陳覺于饒州。流李徵古于洪州。皆殺之。放宋齊邱于青陽。太弟景遷固請歸藩。於是以長子冀爲太子。以景遷爲洪州大都督。封晉王。齊王景達爲撫州大都督。信王景遏爲百勝軍節度使。昇元初。括定民賦。每正苗一斛。別輸三斗於官廩。授鹽二斤。謂之鹽米。至是淮甸鹽場皆入於周。遂不支鹽。而輸米如初。以爲定式。

顯德六年春正月。宋齊邱縊死于青陽。夏。晉王景遂卒。秋七月。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以信州刺史張緯爲天德軍使。九月。太子冀卒。初。丹陽古銘曰。天子冀州人。以冀應之。未幾卒。識者謂冀州趙地也。明年皇朝受命之符爾。次子從嘉封吳王。居東宮。鍾謨曰。從嘉輕肆。請立紀國公從善。國主怒。貶謨爲國子司業。立從嘉爲太子。天子使人謂國主曰。吾與汝大義已定。終慮後世不汝容。可及吾世。修城隍。治要害。爲子孫計。國主因營緝諸城。謀遷都于洪州。曰。建康與敵境隔江而已。又在下流。敵兵若至。

閉門自守。借使外諸侯能救國難。卽爲劉裕、陳霸先爾。今吾徙豫章。據上流。而制根本。上策也。羣臣多不欲。惟樞密使唐鎬贊成之。夏六月。熒惑守心。光芒相射。癸巳。天子崩。（周世宗）秋七月。升洪州爲南昌。建南都。冬十月。流鍾謨于饒州。賜死。貶張巒爲宣州副使。殺之。十有二月。罷鑄大錢。明年。周亡。

編年之法。絕筆於周亡者。清風發而羣陰伏。理固然也。雖然。無所述而遂泯其實。則何以著李氏之罪。故名器服物。慶賞刑威。直書其僭。將以正其罪爾。

建隆元年。臣屬于皇朝。夏四月。太子太傅馮延己卒。是歲。李重進使來乞師。拒之。遣馮延魯入貢以聞。

二年春。以世子從嘉監國。國主如南都。所過慰勞守宰。存問高年疾苦。會齊王景達于廬山。歷覽勝境。與從臣譚宴浹日而去。三月。至南都。以何洙爲奉化軍節度使。（敬洙去敬字。避皇朝諱。）豫章迫隘。宮府營署皆不能容。羣臣日夕思歸。國主悔怒。唐鎬慙懼發瘍。卒。六月。國主殂于南都。年四十有六。在位十有九年。秋七月。國主之喪至自豫章。羣臣請殯別宮。世子手札不許。辭甚哀切。（書世子手札。太卽位也。見後主書。）乃殯于萬壽殿。遣使入朝。乞追復帝號。太祖皇帝許之。謚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葬順陵。廟號元宗。（先謚而後書葬者。因其請號順文義也。）

徐鉉曰。嗣主工筆札。善騎射。賓禮大臣。敦睦九族。每聞臣民不獲其所者。輒咨嗟傷憫。形於顏色。隨加救療。居處服御。節儉得中。初立有經營四方之志。邪臣阿諂。職爲廣階。晚歲悔之。已不及矣。少有至性。仍懷高世之量。始出閤。卽命於廬山瀑布前。構書齋。爲他日終焉之計。及迫於紹襲。遂捨爲開先精舍。

常患民間侈靡第宅衣服咸爲節制驅惰遊之人率歸農業及大漸之際羣鶴翔于空雙龍據殿屋遂奄然而化

嗚呼甚哉守成之難也非特守之難而授之者尤難非授之難而知其可受者爲難商有天下成湯作之太甲守之而中有不類之憂嚮非阿衡之佐則求其思庸之復也難矣周有天下武王作之成王守之而中有流言之變嚮非周公征之則求其鳧鷖之雅也亦難矣以唐太宗之豐功大業一正天下建不拔之基而晉王之立殺父之臣失父之政卒至於大亂矧不及於太宗者乎元宗卽位一十九年有經營四方之志約己愼刑勤政如一嚮非任用羣小屏棄忠良國用不殫於閩楚師旅不棄於淮甸則庶幾完成之君也志有之曰楊者易生之木也一人植之十人拔之無生楊矣以新造之唐而守之非道不幾乎朝蒔而夕搴其亡也不旋踵故周世宗以衰世之鋒一鼓而十四州之地掇如也悲夫

南唐書卷五

後主書第五

嗚呼。春秋之時。君薨。明年正月公卽位。自桓公始。宣成而下。未嘗革也。昭公薨于乾侯。定公於明年夏六月戊辰卽位者。其故何哉。蓋非常之變。起於不可測。非常之禮。行於不得已。古之人觀會通以應世。則處非常之變。用非常之禮者。皆禮經之所不得而考也。義起於情而已矣。且諸侯薨于路寢。而昭公客死於乾侯者。非常之變起於不測也。嗣君釋冕反喪。而定公卽位於明年六月者。非常之禮。行於不得已也。元宗殂於豫章。後主留守建康。必待喪還。既殯而後卽位。其偶合於定昭之事乎。且聖人制禮。立天下之大經。爲天下之大防也。情僞之變無窮。而禮之所載有常。以有常之禮。御無窮之變。則亦隨其宜而已矣。故禮不盡而義有餘。則禮以義起。義不足而禮有餘。則義以禮達。君子遭變亂而無曠於禮者。在審其義爾。夫喪禮之大典。禮經載之詳矣。而曾子之所問者。禮經有所不及也。變禮之不測。曾子問載之詳矣。而國君薨于外。世子立于內者。曾子問有所不及也。非趨時而合義。其孰能與於此哉。

德雖不競。孰匪天亡。日月俱照。爝火銷光。作後主書。

後主名煜字重光初名從嘉元宗第六子也少而聰慧善屬文工書畫初封安定郡公淮上兵起爲神武軍都虞候沿淮巡撫使累遷諸衞大將軍諸道副元帥封鄭王太子冀卒四兄皆早亡以次爲嗣改封吳王拜尚書令知政事建隆二年元宗南遷立煜爲太子監國六月元宗殂於豫章七月喪還建康太子即位尊母鍾氏爲太后太后父名太章故改號聖尊后妃周氏爲國后封弟從善爲韓王南都留守從益鄧王從謙宜春王從度昭平郡公從信文陽郡公以右僕射嚴續爲司空依前平章事大赦境內文武進位有差罷諸路屯田使委所屬令佐與常賦俱征（初南唐屯田置使專掌至此罷其使而屯田佃民給公吏之撓）八月鄂州王崇文卒以南郊巡檢使黃延謙爲武清軍節度使留後冬十月以南都留守韓王從善爲司徒兼侍中諸道兵馬副元帥以鄧王從益爲司空南都留守下令諸司無職事官四品以下至九品日二員待制於內殿泉州劉從效遣其子紹基來貢

三年劉從效卒州人立其次子紹鐵爲留後紹基未還統軍使陳洪進執紹鐵幷其族送于金陵推立其副張漢思漢思老不任事洪進逐之自稱留後國主卽以洪進爲清源軍節度使以紹基爲殿直軍都虞候紹鐵爲監門衞中郎將句容尉張秘上言爲理之要詞甚激切國主手批慰諭召爲監察御史以神武統軍朱業爲寧國軍節度使以潤州林仁肇爲神武統軍秋七月建州陳誨卒禮部尚書潘承祐卒以江州何洙爲左武衞上將軍封岐國公以宣州朱業鎭江州以神武統軍林仁肇爲寧國軍節度使

乾德元年夏左武衞上將軍何洙卒秋七月以兵部尚書游簡言知尚書省遷右僕射是歲南平高繼沖歸于京師國除初金陵臺閣殿庭皆用鴟吻自乾德後朝廷使至則去之使還復用

二年春正月始用鐵錢以鐵錢使戶部侍郎韓熙載爲兵部侍郎勤政殿學士初烈祖將殂謂元宗曰德昌宮泉布億萬緡以給軍用吾死善修鄰好北方有事不可失也及元宗卽位兵屢起德昌泉布旣竭遂鑄唐國錢其文曰唐國通寶又鑄大唐通寶與唐國錢通用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爲輕小保大末兵窘財乏鍾謨改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徑寸七分重十八銖字八分書背面肉好皆有周郭謨誅遂廢至是有鐵錢之議每十錢以鐵錢六雜銅錢四旣而不用銅錢民間但以鐵錢貿易物價增涌民復盜鑄頗多芒刺不及官場圓淨雖重其法犯者益衆至末年銅錢一當鐵錢十禮部侍郎湯悅上言泉布屢變亂之招也且豪民富商不保其貲則日益思亂累數百言不報夏鄂州黃延謙卒以宣州林仁肇代

九月封長子仲寓清源公次子仲宣宣城公冬十月仲宣卒追封岐王十有一月國后周氏殂

三年春葬昭惠后于懿陵蜀孟昶俘于京師國除以江州朱業爲神武統軍侍衞都軍使以虔州留後柴克貞爲奉化軍節度使夏以司空平章事嚴續鎭潤州秋九月聖尊后鍾氏殂召南都留守鄧王從益還都以鄂州林仁肇爲南都留守南昌尹葬光穆皇后于順陵朝廷許元宗追復帝號故鍾氏稱皇后

四年夏五月以吉州刺史楊守忠爲武清軍節度使留後冬十月神武統軍朱業卒十有二月潤州嚴續

卒。

五年春命兩省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宿直。國主引與譚論。或至夜分。

開寶元年夏江王景遷卒。冬十有一月納后周氏。昭惠之母弟也。

二年春以左僕射游簡言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夏簡言卒。以禮部侍郎湯悅爲門下侍郎平章事。知制誥張洎上疏曰悅非經綸之才不宜處鈞衡之地。國主以悅文學舊臣特加獎用。乃龍泊職。冬較獵于青龍山還。恩大理寺親錄囚徒。原貸甚衆。韓熙載奏獄訟有司之事。囹圄之中非車駕所至。請指內帑錢三百萬充軍資庫用。國主從之。曰繩愆糾繆。其熙載之謂乎。天子詔國主諭南漢稱臣。劉鋹怒。執我行人龔慎儀。

三年中書侍郎韓熙載卒。贈平章事。命境內崇修佛寺。又於禁中廣署僧尼。精舍多聚徒衆。國主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佛經。拜跪頓顙。至爲瘡贅。由是建康城中僧徒遂至數千。給廩米緡帛以供之。

四年春劉鋹俘于京師。國除。夏四月齊王景達卒。遣弟韓王從善入朝。留于京師。授泰寧軍節度使。國主表求從善還國。不許。自從善不還。四時宴會皆罷。登高賦文以見意。曰原有鴒兮相從飛。嗟嗟季兮不來歸。常怏怏以國蹙爲憂。冬有商人上密事。請往江陵竊燒皇朝戰艦。國主懼事泄。不聽。商人遁去。

五年春皇朝屯師漢陽鄂州楊守忠以聞人心大恟乃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內侍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爲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降封韓王從善爲南楚國公鄧王從益爲江國公吉王從謙爲鄂國公其餘官號多有改易殿庭始去鴟吻每遇皇朝使至國主衣紫袍備藩臣禮使退服御如初

六年春皇朝使中書舍人盧多遜來聘國主願受封拜不許洪州林仁肇卒冬中書舍人潘佑薦衞尉卿李平判司農寺又薦平知司會府羣情紛紛以爲朋黨佑上書極言時政凡七章不止有家國陰陰如日將暮之時國主惡之乃收平下大理自縊妻子徙饒州次收佑佑自剄母及妻子徙虔州

七年皇朝使閤門使梁迥來聘從容謂國主曰今歲國家有柴燎之禮當入助祭國主唯唯不答秋中書舍人李穆齋詔曰朕以仲冬有事于圜丘思與卿同閱犧牲國主辭以疾穆反命遂決進取九月王師自荆湖直趨池州池州主將戈彥棄城走遂克池州進軍當塗將軍張温鄭彥華杜真相繼敗績下教去開寶年號公私牘籍稱甲戌歲江南自周世宗後不復用兵僅二十年老將已死主兵者皆新進少年以功名自負輒抗王師聞兵興踊躍言利害者日有十數及遇輒敗北中外奪氣戒嚴城守國主遣徐鉉周惟簡奉表乞緩師不答王師進屯建業城南十里時雖下池州及姑熟餘郡皆未奉命糧道阻隔樊若水請於采石繫浮橋以利轉輸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葬花水及王師至水皆退小故識者知其有天命焉

吳越圍常州。軍使余成禮劫刺史禹萬誠以降。吳越進圍京口。議者以京口要害之地。當得良將守之。乃拜親吏劉澄鎮海軍節度使留後。以淩波軍都虞候盧絳爲援。澄已懷嚮背。因說絳還金陵。而自率將吏降越。袁州萍鄉制置使劉茂忠破潭師於境內。拜茂忠袁州刺史。

八年春。閱民爲師徒。昇元初。均量民田。以定科賦。自二緡以上。出一卒。號義師。中有別籍分居。又出一卒。號新擬生軍。民有新置物產者。亦出一卒。號新擬軍。又於客戶內有三丁者。抽一卒。謂之圍軍。後改爲拔山軍。使物力戶爲帥以統之。保大中。許郡縣村社競渡。每歲端午。官給綵段。俾兩兩較其遲速。勝者加以銀椀。謂之打標。舟子皆籍其名。至是盡蒐爲卒。謂之淩波軍。又率民間傭奴贅婿。謂之義勇軍。又募豪民能自備繕帛兵器。招集無賴亡命。謂之自在軍。又括百姓自老弱外。能被堅執銳者。謂之排門軍。幷屯田白甲之類。凡一十三等。皆使扞敵守把。夏誅神衞統軍諸軍都虞候皇甫繼勳。秋。洪州節度使朱令賛將兵一十五萬屯潯陽、湖口。與諸將議曰。今若前進。而王師反據我後。則上江阻隔。退乏糧道。亟爲虜矣。乃以書招南郡留守劉克貞。代鎮湖口。克貞以病留令賛。亦未進。國主累促之。令賛以長筏大艦。帥水陸諸軍。至虎蹲洲。與王師遇。舟筏俱焚。令賛死。餘衆皆潰。金陵受圍經歲。城中斗米萬錢。死者相枕藉。自潤州降後。不聞外信。或云令賛已敗。國主猶意其不實。冬。百姓疫死。士卒乏食。誅云。大軍決以十有一月乙未破城。國主議遣其子清源公仲寓出通降款。左右以謂堅壘如此。天象無變。豈可計日取降。是日。城果陷。

宮中圖籍萬卷。尤多鍾王墨蹟。國主嘗謂所幸保儀黃氏曰。此皆累世保惜。城若不守。爾可焚之。無使散逸。及城陷。文籍盡煬。光政使陳喬曰。吾當大政。使國家致此。非死無以謝。乃自縊死。諸將戰沒者。猶數十人。昇元寺閣崇構。因山爲基。高可十丈。平旦閣影蟠江。梁時爲瓦棺閣。至南唐。民俗猶因其名。士大夫暨豪民富商之家。美女少婦。避難於其上。迨數百人。越兵舉火焚之。哭聲動天。一旦而燼。大將曹彬整軍成列。至其宮門。門開。國主跪拜納降。彬答拜。爲之盡禮。先是。宮中預積薪。煜誓言社稷失守。當攜血屬赴火。既降。無國主之號。故書名。既見彬。彬諭以歸朝俸祿有限。費用日廣。當厚自齎裝。一歸有司之籍。卽無及矣。遣煜入治裝。裨將梁迥田欽祚力爭。以謂苟有不虞。咎將誰執。彬笑而不答。迥等固諫。彬曰。彼能出降。安能死乎。翌日治舟。彬遣健卒五百人爲津致輜重登舟。一卒負籠下道旋。彬立斬之。負擔者罔敢蹉跌。煜以藏中黃金分遺近臣辦裝。張佖得金二百兩。詣彬自陳不受。請奏其事。彬以金輸官。而不以聞。煜舉族冒雨乘舟。百司官屬僅十艘。煜渡中江。望石城泣下。自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歸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閑坐細思量。至汴日。館普光寺。擎拳讚念。久之。散施緡帛甚衆。

九年。春。俘至京師。封違命侯。授左千牛衞上將軍。太宗皇帝登極。改封隴西公。太平興國三年。公病。書公者。皇朝所封也。命翰林醫官視疾。中使慰諭者數四。翌日薨。在僞位十有五年。年四十二。追封吳王。以王禮葬洛京。

之北邙山。江南人聞之。巷哭。設齋。王著雜說百篇。時人以爲可繼典論。又妙於音律。舊曲有念家山。王親演爲念家山破。其聲焦殺。而其名不祥。乃敗徵也。（復書王者。皇朝追封也。）

徐鉉曰。嗣主諸子皆孝。而後主特甚。敦睦親族。亦無不至。唯以好生富民爲務。常欲羣臣和于朝。不欲聞人過。章疏有糾譎稍訐者。皆寢不報。酷好古道。而國削勢弱。羣臣多守常充位。不克如意。歎曰。天下無周公仲尼。吾道不可行也已。刑法大寬。亦無過此。及大兵之際。上下感恩。故人無異志。威令不素著。故莫盡死力。蓋亦天授大宋。非人謀所及也。

嗚呼。隋文帝初輔政。于周內有五王之難。外耀尉遲迥、司馬消難、王謙之亂。方是時。指鹿逐兔。未知適從。武夫悍將。誰無覬覦。蕭歸承武皇享國之長。有席卷山南之勢。而區區敬愼。不敢連衡迥策者。信其臣柳莊之言。預知隋公之必興故也。矧迺蔿爾江南。獲覩眞人之作。而不爲之退聽。其罪當如何哉。李氏有國。肇於天福。盛於開運。削於顯德。亡於開寶。豈非有幸於亂世。而不容於治世歟。以周世宗之時。削國降號。稽首稱藩。其勢固已蹙矣。及屬皇朝普天之下。莫不翹首太平。而猶竊土賊民。十有六年。外示柔服。內懷僭僞。豈非所謂逆命者哉。及其計窮勢迫。身爲亡虜。猶有故國之思。何大愚之不靈也若此。（後主樂府詞云。故國夢初歸。覺來雙淚垂。又云。小園昨夜又西風。故國不堪翹首月明中。皆思故國者也。）

南唐書卷六

女憲傳第一

嗚呼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齊家之法在於女憲而女之所以爲憲者毋傾城之哲也毋索家之言也究德性之厚原道化之本不過於以順爲事以貞爲節而已順貞以化天下何往不格哉是故觀刑二女虞舜惟帝徽傳太姒西伯惟王帝王之德配天地而推其本始以言之必自於閨闥之近者凡以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作女憲傳

元恭宋后

先主元恭皇后宋氏不知其世爲也幼爲亂兵略取義祖得之常置帳下會先主喪其正室義祖指宋氏謂先主曰是必有福今以乞女先主御之（不書蒸之者義祖首惡也）生嗣主及景遷景遂景達遂立爲繼室治內有法不苟言笑常以端嚴自持雖妾媵之間儼如賓客義祖死于建業知詢等督先主奔赴先主欲往宋氏從容諫曰移孝爲忠臣子之常況權重身危而輒罷所執何異太阿倒持柄不在我矣先主大悟因寢其行

而命周宗赴金陵。天祚二年。封齊王妃。先主受禪。册命爲皇后。昇元末。先主服餌金石。性多暴怒。左右賴后以芘者甚衆。嗣主卽位。上册爲皇太后。每元宗朝太后。言惟勞其良苦而已。至於治理。無一言及之。常曰。婦人預外事。非國之福也。保大三年。殂葬永陵。謚元恭。

种氏

先主种氏、不知其品秩也。江西良家女。性警悟。通書計。常靚粧去飾。而態度閑雅。宛若神仙。初進入宮。年甫十六。久不得幸。宋后數數薦引。既承恩寵。服御輒亞於后。而得宮罕待進御。及生江王景遏。僭侈尤甚。一日先主幸元子齊王宮。遇其親理樂器。先主大怒切責。數日种氏乘間言景遏才過齊王。先主作色曰。子之過父戒之。常理也。國家大計。女子何預。遂叱內臣捽庭下。去簪珥。幽于別宮。數月命削髮爲尼。先主殂。种氏泣曰。人彘骨醉。復見於此矣。其後歸景遏宮。宋太后屢欲甘心。賴元宗保全之。竟以壽終。（每於后妖不書。而於嬪御詳言之。）

光穆鍾后

嗣主光穆皇后、鍾氏。虔州刺史太章之女。太章初爲裨將。義祖用之以殺張顥。既而自大。先主欲繩之。義祖曰。昔無太章。吾族赤矣。汝曹安所託乎。今日富貴。太章力也。背之不可。乃命以太章女配嗣主。義祖初見。歎曰。非此兒不敵此女。嗣主起家自尚書郎。至于將相。鍾氏始封縣君。累加國夫人。昇元中。封齊王妃。

嗣主卽位。册爲皇后。后少長富貴。不事玩好。副笄大練。淡如也。既居大位。歲時賜予。必先諸姒。然後及中宮。以故嗣主樂推諸弟。而終無間言者。后勉之爲多。淮上兵起。國步多艱。后亦損常膳。不舉樂者數月。後主卽位。册爲太后。以父爲太章。故號聖尊后。乾德三年。聖尊后殂。葬順陵。謚光穆。

嗚呼。南唐建國。始僭皇后之號。及其衰削。猶有國后之稱。至於六宮品秩。雖無所考。而內夫人之品。保儀之秩。各因事見。其餘名號。僭擬天子。亦可知矣。

昭惠周后

後主昭惠后。周氏。小字娥皇。大司徒宗之女。甫十九歲。歸于王宮。通書史。善音律。尤工琵琶。元宗賞其藝。取所御琵琶。時謂之燒槽者。賜焉。燒槽之說。卽蔡邕焦桐之義。或謂焰材而斲之。或謂因爇而存之。元宗南幸豫章。詔音存問。以令婦稱。後主卽位。册爲國后。后雖在妙齡。婦順母儀。宛如老成。唐之盛時。霓裳羽衣。最爲大曲。燹亂瞽師曠職。其音遂絕。後主獨得其譜。樂工曹生亦善琵琶。按譜。粗得其聲。而未盡善也。后輒變易訛謬。頗去淫繁。手新音。清越可聽。後主嘗演念家山舊曲。后復作邀醉舞。恨來遲新破。皆行于時。中書舍人徐鉉聞霓裳羽衣曲。法曲終慢。而此聲太急。何耶。曹生曰。其本實慢。而宮中有人易之。然非吉徵也。歲餘。周后子母繼死。後主國步浸微。音之所起。實由人心。而嘽緩嘵殺。治亂應之。豈虛言乎。后生三子。肖秀嶷。其季仲宣。儀容清峻。后尤鍾愛。自鞠視之。后既病。仲宣甫四歲。保育於別院。忽遘暴疾。數

日卒后聞之哀號顛仆遂致大漸後主朝夕視食藥非親嘗不進衣不解帶者累夕后雖病亟爽邁如常謂後主曰婢子多幸託質君門冒寵乘華凡十載矣女子之榮莫過於此所不足者子殤身歿無以報德遂以元宗所賜琵琶及常臂玉環親遺後主又自爲書請薄葬越三日沐浴正衣粧自內含玉殂于瑤光殿之西室時乾德二年十一月甲戌也享年二十九明年正月壬午遷靈柩于園寢後主哀苦骨立杖而後起（譏之也何譏爾鈍太后在故也）白爲誄曰天長地久嗟嗟蒸民嗜欲既勝悲歎糾紛緣情攸宅觸事來津貴盈世逸樂尠愁殷沈烏逞兔茂夏凋春年彌念曠得故亡新闕景頹岸世閱川奔外物交感猶傷昔人詭夢高唐誕誇洛浦搆屈平虛亦憫終古況我心摧與哀有地蒼蒼何辜殲予伉儷窈窕難追不祿于世玉潤珠融殞然破碎柔儀俊德孤映鮮雙纖纖挺秀婉孌開揚豔不至冶慧或無傷盤紳奚誡愼肅惟常環珮爰節造次有章含顰發笑擢秀騰芳鬢雲留鑒眼彩飛光情瀾春媚愛語風香環姿稟異金冶昭祥婉容無犯均教多方煢煢獨逝捨我何鄉昔我新婚燕爾情好媒無勞辭筮無違報歸妹遵終咸爻協兆俛仰同心綢繆是道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今也如何不終往告嗚呼哀哉志心既達孝愛克全殷勤柔握力訴危言遺情眄眄哀淚漣漣何爲忍心覽此哀編絕豔易凋連城易脆寔曰能容壯心是醉信美堪餐朝饑是慰如何一旦同心曠世嗚呼哀哉豐才富藝女也克肖采戲傳能弈碁逞妙媚動占相歌縈柔調茲發爰質奇器傳華翠虬一舉紅袖飛花情馳天降思棲雲涯發揚掩抑纖緊洪奢窮幽極致莫得微瑕審音者仰

止達樂者與嗟曲演來遲破傳遨舞利撥迅手吟商逞羽制革常調法移往度翦遏繁態藹成新矩霓裳舊曲韜音淪世失味齊音猶傷孔氏故國遺聲忍乎湮墜我稽其美爾揚其祕程度餘律重新雅製非子而誰誠吾有類今也則亡永從遐逝嗚呼哀哉該茲碩美鬱此芳風事傳遐禩人難與同式瞻虛館空尋所蹤追悼良時心存目憶景旭雕甍風和繡額燕燕交音洋洋接色蝶亂落花雨晴寒食接輦窮歡是宴是息含桃薦實畏日流空林彫晚籜蓮舞疎紅煙輕麗服雪瑩修容纖眉範月高髻凌風輯柔爾顏何樂靡從蟬鬢吟愁槐凋落怨四氣窮哀萃此秋晏我心無憂物莫能亂絃爾清商豔爾醉盼情如何其式歌且宴寒生蕙幄雪舞蘭堂珠籠暮捲金爐夕香麗爾淫丹婉爾清揚猒猒夜飲予何爾忘年去年來殊歡逸賞不足光陰先懷悵怏如何倏然已爲疇曩嗚呼哀哉孰謂逝者荏苒彌疎我思妹子永念猶初愛而不見我心燬如寒暑斯疚吾寧御諸嗚呼哀哉萬物無心風煙若故唯日唯月以陰以雨事則依然人乎何所悄悄房櫳孰堪其處嗚呼哀哉佳名鎮在望月傷娥雙眸永隔見鏡無波皇皇望絕愁如之何莫樹蒼蒼哀摧無際歷歷前歡多多遺致絲竹聲悄綺羅香杳想渙乎忉怛恍越乎憔悴嗚呼哀哉歲云莫兮無相見期情眷亂兮誰將因依維昔之時兮亦如此維今之心兮不如斯嗚呼哀哉神之不仁兮斂怨爲德既取我子兮又毀我室鏡重輪兮何年蘭襲香兮何日嗚呼哀哉天漫漫兮愁雲曖空曖曖兮愁烟起娥眉寂寞兮閉佳城哀寢悲氛兮竟徒爾嗚呼哀哉日月有時兮龜蓍既許簫笳淒咽兮旗常是舉龍輴

一駕兮無來轅。金屋千秋兮永無主。嗚呼哀哉。木交枸兮風索索。鳥相鳴兮飛翼翼。弔孤影兮孰我哀。私自怜兮痛無極。嗚呼哀哉。應寤皆感兮何響不哀。窮求弗獲兮此心隳。摧號無聲兮何續。神永逝兮長乖。嗚呼哀哉。杳杳香魂。茫茫天步。拭血撫櫬。邀子何所。苟雲路之可窮。冀傳情於方士。嗚呼哀哉。每於花朝月夕。無不傷懷。如又見桐花發舊枝。一樓烟雨暮淒淒。凭欄惆悵人誰會。不覺潸然淚眼低。層城無復見嬌姿。佳節纔哀不自持。空有當年舊烟月。芙蓉池上哭蛾眉。皆因后作。又嘗與后移植梅花于瑤光殿之西。及花時而后已殁。因成詩見意曰。殷勤移植地。曲檻小欄邊。共約重芳日。還憂不盛妍。阻風開步障。乘月溉寒泉。誰料花前後。蛾眉卻不全。此不特敍其幽思。且以與內助之艱難。而不得與之同樂。又云。失卻烟花主。東君自不知。清香更何用。猶發去年枝。此足以見光景於人無情。而人於景物不可認而有之也。悲夫。至於書靈筵手巾云。浮生苦憔悴。壯歲失嬋娟。汗手遺香漬。痕眉染黛烟。書琵琶背云。佩自肩如削。難勝數縷條。天香留鳳尾。餘煖在檀槽。觸物寓意。類如此。初。烈祖爲刺史時。后父宗給使左右。及贊禪代。尤爲親信。元宗以宗爲社稷元老。故聘其女爲吳王妃。克相其夫。顯於諸子。而身居國母。可謂賢也。陵曰。懿陵謚昭惠。方是時。南唐雖去帝號。而其餘制度。尚未減損。如元宗之葬。猶稱皇帝。故昭惠雖謂之國后。而羣臣國人皆稱曰皇后焉。

繼室周后

後主繼室周后，昭惠之母弟也。警敏有才思，神彩端靜。（二后之貌，見周宗傳。）昭惠感疾，后常出入臥內，而昭惠未之知也。一日因立帳前，昭惠驚曰：妹在此耶？后幼未識嫌疑，卽以實告。曰：既數日矣。昭惠惡之，返臥，不復顧。昭惠殂，后未勝禮服，待年宮中。明年，鍾太后殂，後主服喪，故中宮位號久而未正。至開寶元年，始議立后。爲國后，南唐享國日淺，而三世皆娶于潘邸，故國主婚禮議者不一。詔中書舍人徐鉉、知制誥潘佑與禮官參議。鉉曰：婚禮古不用樂，佑以爲今古不相沿襲，固請用樂。鉉曰：案古房樂無鐘鼓，佑曲引詩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則房樂宜有鐘鼓。后初見君，後魏書有后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之文。鉉因此以爲夫婦之禮，人倫之本，承祖宗主祭祀，請答拜。佑以爲王者婚禮不可與庶人同，請不答拜。又車服之制，互有矛盾。議久不決。後主令文安郡公徐遊評其是非。時佑方寵用，遊希旨奏佑爲是。既而遊病疽，鉉戲謂人曰：周孔亦有祟乎？將納采，後主先令校鵝代白雁，被以文繡，使銜書，侈靡不經，類如此。及親迎，民庶觀者，或登屋極，至有墜瓦而斃者。后自昭惠殂，常在禁中。後主樂府詞有玉鑾步香堦手提金縷鞋之類，多傳于外。至納后，乃成禮而已。翌日，大醼羣臣，韓熙載以下皆爲詩以諷焉。而後主不之譴。歸于京師，去號位，從夫之爵。太平興國三年，隴西公薨，周氏亦薨。

保儀黃氏

後主保儀黃氏，世爲江夏人。父守忠，遇亂，流徙湘湖，事馬氏爲裨將。馬希萼之難，守忠死之。邊鎬下湖南，

得黃氏甫數歲奇其貌內後宮後主卽位選爲保儀容態華麗冠絕當世顧眄顰笑無不妍姣其書學伎能皆出於天性後主雖屬意會小周專房由是進御稀而品秩不加第以掌墨寶而已（墨寶書籍之類）黃氏服勤降體以事小周故同時美女率多遇害而黃氏獨不遭譴以其事之盡也初元宗後主皆妙於筆札博收古書有獻者厚賞之宮中圖籍萬卷尤多鍾王墨蹟皆繫保儀所掌都城將陷後主謂黃氏曰此皆吾所寶惜城若不守卽焚之無使散逸及城陷圖籍俱煬靡有遺者黃氏隨後主俘至京師卒

嗚呼魯文公成禮于齊春秋譏之謂其非婚姻之正也矧周氏御於宮中者數年然後以迎禮歸之吁可怪哉周官九嬪世婦女御有德則充否則闕焉故無常數而又掌于冢宰則知先王之所以治內至正而盡禮也後世德不勝色肆情敗度怨女以千數淫費以萬計況亂世乎以烈祖之英傑尚困於种氏牝雞之徵幾致家索元宗適丁兵革擾攘女謁之盛舊史不載觀其樂府豔麗則天機亦淺矣後主二周抑又甚焉故予悉書之皆不免爲春秋之罪人也

徐主

徐主義祖長女也性淵睦動循禮法嘗假蹇擇配初義祖疑李德誠有貳志德誠不自安因使其子建勳入謁義祖義祖見之大驚曰有子如此非惡人也以主妻之烈祖受禪徐爲郡公主建勳爲宰相上章改時政許之建勳密表曰制置大事若可以臣下請是以善歸己以過歸君也請宣中旨行之表未報而建

勳命中書舍人草制。給事中常夢錫奏建勳專造制書。烈祖大怒。欲罷建勳。徐主入謂烈祖曰。吾父在日。兄不嘗求兒與李郎耶。何棄之速。烈祖曰。此國事也。吾與李郎親舊如故。召入禁中。慰喻久之。建勳致政。賜號鍾山公。徐主四時拜賜。自稱鍾山老媼。而不稱所封郡國。蓋將有所激也。元宗優容之。先建勳卒。

永興公主

永興公主、烈祖女也。烈祖爲吳相。秉政。以女爲吳世子璉妃。及禪代。宋齊邱請離其婚。烈祖不許。封永興公主。人每稱爲公主。則流涕憤惋。或問其故。曰。吾爲家婦而廟不血食。可不悲乎。諸兄惡之。烈祖曰。內夫家而外父家。婦人之德也。何罪之有。乃以吳世子爲中書令、池州節度使。璉卒。主亦繼卒。吳人哀之。嗚呼。三代而下。彤史詳矣。南唐載籍疏脫。婦順女憲。不可得而書也。老媼之稱。流涕之感。其旨微哉。

余洪妻鄭氏

余洪妻、鄭氏。洪事王延政。爲大將。會南唐平建州。鄭氏有殊色。爲亂兵略取。裨將王建封逼之。鄭氏志不可奪。劫以利刃。亦不爲屈。建封嗜人肉。而略婦人百許人。日殺一人以食。引鄭示之曰。汝懼乎。鄭曰。願早充庖。爲幸多矣。建封終不忍殺。以獻查文徽。文徽見之。曰。國色也。將以薦牀席。鄭大罵曰。王師弔伐。凡義夫節婦。宜加旌賞。以勵風俗。王司徒出於卒伍。不識禮義。且無足怪。君侯知書。爲國大將。當有表率羣下。風化遠方。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以逞其欲。妾有死而已。速殺爲惠。文徽大慙。下令城中。召其夫付之。

吳媛

吳媛、其先汴州浚儀人。唐史臣競之後也。父志野。義不食梁粟。僑廬陵。務德不曜。媛生數歲。口無戲言。順奉姆教。宛如夙授。豪民段生、五十而無子。因以禮聘之。歸段氏爲繼室。生子朞月。段生卒。父母以其少而美。俾移所天。媛勞面自誓。志不可奪。抱孤嬰以奉舅姑。匝纍温凊。皆躬爲之。教其子爲成人、而生業益厚。韓熙載使江西。錄其清節云。

南唐書卷七

宗室傳第二

嗚呼。性有善惡。法有賞刑。弗可槩論也。漢鑒秦之弊。而宗戚子弟。茅土過制。魏規漢之失。而黃初之後。宗戚虛封。襲漢則善惡兼容。沿魏則賢否幷棄。賞刑惡得而辯哉。唐有天下。子弟得預外任。格則庸否則威。故入爲尚書九卿。出爲都督刺史。間有人焉。南唐宗室委任尤重。豈沿唐之舊歟。抑亦董之得其道歟。蓋天下分裂。君無世臣。臣無定主。委任宗室。猶愈於他人故也。作宗室傳。

楚王

楚王景遷、烈祖第二子。元宗母弟也。幼警悟。讀書一覽輒不忘。及長。美姿儀。風度和雅。尚吳公主。爲駙馬都尉。而服用素儉。不事華侈。烈祖愛其純謹。大和三年。烈祖出鎭金陵。以元宗爲司徒平章事。居中輔政。宋齊邱每忌元宗。欲自結於景遷。乃薦陳覺爲景遷教授。以賈其聲聞。齊邱參決時政。多爲不法。輒歸過於元宗。而盛稱景遷之美。烈祖於是召元宗至金陵。授鎭海軍節度副使。卽以景遷爲太保平章事。代秉國政。有奪嫡之漸。此齊邱謀也。所以然者。以景遷幼懦。他日得國授之。已爲元老。易於窺竊。烈祖覺之。遂

罷齊邱。以爲己副。景遷猶總大政。天祚二年。景遷病。請以兄弟自代。乃拜其弟景遂爲門下侍郎參政事。景遷卒。葬飲馬池之陽。禪代之後。諸子例封王爵。保大初。元宗改封諸弟。追贈景遷楚王。命江文蔚爲碑。以表其墓。以其早死無子。故後主亡國詩云。兄弟四人三百口。謂元宗、景遂、景達、景遠也。景遷不與焉。

晉王

晉王景遂。烈祖第三子。元宗母弟也。制行雅循。有君子之風。天祚二年。景遷病。不能輔政。卽以景遂爲門下侍郎參政事。（父子四人。政政在李氏也。）烈祖受禪。封壽王。讓皇殂於丹陽。景遂往督喪事。望柩哀慟。觀者悅之。元宗卽位。改王燕。俄以景遂代儲副。固讓。不許。遂立爲太弟。景遂因易字曰退身。以示不處之志。參總政事。時有獻替。間與朝士官屬飲宴賦詩。嘗以玉杯行酒。座客傳翫。以爲寶。贊善張易乘醉擲之曰。貴寶輕士。殿下得無累乎。座皆失色。而景遂斂容謝之。由是待易愈謹。易遷工部侍郎。泛海使契丹。景遂手疏曰。朝臣如張易者。宜置諸左右。不宜使之泛不測之淵。投足遠夷。元宗答以此行非易不可。遂行。顯德五年。累表讓儲副。乞守舊封。授江西道兵馬大元帥。封晉王。適當危疑。啓求大臣以自副。命兵部侍郎李徵古副之。以徵古傲狠專恣。陵忽過甚。景遂欲斬徵古而自拘於有司。寮吏諫止。一日暴疾。嚮空顧揖。退謂左右曰。上帝命我代許旌陽。遂卒。年三十七。復贈太弟。謚文成。

齊王

齊王景達、字子通。烈祖第四子。元宗之母弟也。順義四年旱。七月既望。雩祀得雨。景達以是日生。因小字雨師。成童爽悟。與羣兒異。烈祖器之。初封信王。元宗卽位。改封鄂王。景遂侍中。進封燕王。及景遂爲太弟。以景達爲元帥、中書令。徙王齊。爲理嚴察。人多憚之。好神仙修鍊之事。記室徐鍇獻述仙賦以諷。遂絕所好。嘗從元宗遊苑中。乘小舟而覆。左右惶駭。景達入水。負元宗出。性非善水。而能蹈之者。忠誠之至也。元宗多與宗戚近臣曲宴。如馮延己、陳覺、魏岑之徒。喧笑無度。景達每呵責之。嘗與延己會飲。延己欲以詭佞賣恩。佯醉撫景達背曰。爾不得忘我。景達大怒。入白元宗。請致之死。元宗慰諭而已。出謂所親曰。吾悔不先斬以聞。太子贊善張易從容謂景達曰。羣小構扇。其禍不細。大王力未能去。自宜隱忍。景達由是罕預曲宴。每被召。輒辭以疾。景達雖剛毅。而不歷軍容。及爲元帥。帥師淮上。軍政皆出於陳覺。署紙尾而已。朱元叛。諸軍大敗。景達與覺遁還金陵。上印綬。壽拜浙西節度使。景達復以用兵之地。固辭。改撫州。元帥自淮南敗績。日以酣飲爲務。及至鎭。委任賓屬。怠於視事。後主卽位。就加太師。尙書令。奉以叔父之禮。開寶四年卒於鎭。年四十七。追贈太弟。葬廬山。謚孝昭。

江王

江王景遏、字宣遠。烈祖第五子也。烈祖初受禪。以十二月二日爲仁壽節。南唐誕節、唯此一見。因事而書、以示其僭。景遏以是日生。故小字仁壽。烈祖嬖其母种氏。而景遏爲季。由是愛遇之意。過於諸子。及种氏得罪。景遏尙幼。元恭

皇后鞠之如己出。烈祖以其母嘗有改立之請。故封爵不加。以遠嫌也。至元宗卽位。始封保寧王。改封信王。出爲虔州節度使。簡易節儉。虔人安之。時諸王大臣皆喜浮屠。而獨景遹非毀佛書。專以六經名教爲事。贛縣令卒。成喪之日。其尉邵繼良張樂飲酒。景遹立奏黜之。書記孫峴每能謗其過失。景遹爲之加禮。及峴卒。厚給其家。時人以此美之。後主卽位。徙王江。就拜侍中。開寶元年卒。年三十二。贈中書令。謚昭順。

太子

太子冀、元宗元子。初封東平郡公。元宗卽位。徙王南昌。避儲副之位。留守東都。保大三年。立景遂爲太弟。以冀爲燕王。依前東都留守。八年。移鎭潤州。周師至廣陵。越人寇常州。元宗以冀尙少。不習軍事。召還都。冀會將吏問之。裨將趙鐸曰。大王爲元帥之重。衆心所恃。一卻足。則部下搖矣。冀乃奏多壘之秋。義無就逸。乞效用以死報國。元宗許之。乃命柴克宏將兵爲援。以救常州。克宏未至。樞密副使李徵古遣使追而代之。冀奏克宏可用。果敗越師。擒獲甚衆。先是有吳以來。戰獲將士皆不殺。至是冀盡殺之。越人不敢西嚮者二十年。顯德五年。始還儲副之地。參決國事。涖下有法。未幾。卒。有司以其靖難之功。謚宣武。句容尉張洎、冀所薦進士也。上書論之。以太子之德。承順孝愛而已。不當標顯武功。以垂後世。非防微杜漸之旨也。其言甚切。元宗善之。下其議有司。改謚文獻。洎由是知名。改上元尉。遷監察御史。冀之門人若是。亦可想見其爲人也。

慶王

慶王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甫數歲、容貌秀澈、有成人風。封安樂公。拜侍衞諸軍都虞候。時有木平和尙者、言人禍福壽夭輒驗。元宗以茂見之。曰、其餘不足問。所欲知者壽數爾。木平爲書九十乙字。後至十九歲卒。追贈慶王。葬建業城南五里。命韓熙載碑以表之。

韓王

韓王從善、元宗第七子。後主之母弟也。初封紀國公。後主卽位。進王。韓器識沈邃。尤喜武略。開寶中。江南迫蹙。後主憂之。從善自請朝京師。以紓國難。乃奉表朝貢。太祖悅之。留授泰寧軍節度使。錫賚頗優。因命從善貽書後主。督之入覲。從善曰、臣兄以庸非之才。嗣守宗廟。陛下垂覆載之恩。許其入朝。實千載一遇。敢不奉詔。從善遂爲書。喻以上意。而後主不從。王師之討。兆於此也。金陵平。從善病卒。初從善與鍾謨親狎。嘗有改立之請。謨亦由此得罪。元宗殂於豫章。獨從善扈從。因懷非望。就徐遊求遺詔。遊正色不與。至建業。具其事以聞。後主不問。待之愈厚。從善奉使不返。其妻泣詣後主。後主無以爲辭。每聞其至。輒避之。妻憂思卒。國人哀之。

鄧王

鄧王從益、元宗第八子也。警敏有文。初封舒公。進王鄧。開寶初。出鎭宣州。後主率近臣餞綺霞閣。自爲詩

序以送之。其略云。秋山滴翠。暮壑澄空。愛公此行。暢乎遐覽。其詩有咫尺煙江幾多地。不須懷抱重淒淒之句。君臣賡賦。可爲盛事。徐鉉詩云。禁裏花光似水清。林煙池影共離情。暫移黃閣只三載。卻望紫垣都數程。滿坐清風天子送。隨車甘雨郡人迎。綺霞閣上詩題在。從此還應有頌聲。最爲警策。五年。南唐貶損制度。從益去王爵。封江國公。後事亡。

吉王

吉王從謙。元宗第九子。後主母弟也。風采峭整。喜爲律詩。動有規誨。後主燕閒。嘗與侍臣弈。從謙甫數歲。侍側。後主命賦觀碁詩。曰。竹林二君子。盡日竟沈吟。相對終無語。爭先各有心。恃強斯有失。守分固無侵。若算機籌處。滄滄海未深。後主賞歎久之。始封鄂公。俄王宜春。徙封吉。開寶五年。損制度。降封鄂國公。後事亡。

從慶傳亡。

從信傳亡。

宣城公

宣城公仲宣。後主子也。小字瑞保。三歲讀孝經。若成誦。然聞奏樂。輒審音調。宮中燕侍。頗合禮度。出見士大夫。改容顧揖。如成人禮。乾德二年卒。年四歲。始封宣城公。追贈岐王。謚懷獻。母昭惠先病。聞仲宣死。哀

苦增劇。遂至於殂。故後主挽辭曰。珠碎眼前珍。花凋世外春。未銷心裏恨。又失掌中身。玉笥猶殘藥。香奩已染塵。前哀將後感。無淚可沾巾。又豔質同芳樹。浮危道略同。正悲春落實。又苦雨傷叢穠麗今何在。飄零事已空。沈沈無問處。千載謝東風。皆幷其子母悼之。初仲宣卒。後主哀甚。然恐重傷昭惠。常默坐飲泣而已。因爲詩以寫志云。永念難消釋。孤懷痛自嗟。雨深秋寂寞。愁引病增加。咽絕風前思。昏矇眼上花。空王應念我。窮子正迷家。吟詠數四。左右爲之泣下。

嗚呼。春秋魯君。未踰年而卒者。書子卒。以其不全乎君也。先君未葬而嗣君卒者。書子某卒。猶云父前子名也。皆不作謚。太子冀有謚。固非春秋之法。至於仲宣幼殤。則又甚矣。東晉瑯琊世子卒。而賀循以爲不可作謚。君子謂其知禮。

南唐書卷八

義養傳第三

嗚呼大亂之世三綱五常掃地盡矣故動干戈於骨肉假父子於異類皆滅天性之厚而反人倫之正也烈祖之奉徐溫彌篤於諸子者豈得已哉抑爲之而已傳曰蹶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兄則以嘔大親則已矣由是觀之親疎恩義不亦遠乎作義養傳

徐宣祖

徐溫字端美海州朐山人烈祖之養父也剛毅寡言罕與人交衆中凜然可畏目爲徐瞋會唐末大亂販鹽爲盜從吳武王楊行密起合肥勁兵數萬號其軍爲黑雲長劍所與舉事者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獨溫未嘗有戰功行密用其謀殺朱延壽以功遷右衙指揮使始預謀議行密病出長子渥爲宣州觀察使溫私謂渥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必有姦人爲謀若它日召子非溫使者愼無應命渥涕泣謝溫而去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慮渥幼弱不任事勸行密用舊將有威望者代主軍政乃薦大將劉威行密未許溫與嚴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議告之溫等大驚遽詣隱所計事隱未出而溫見隱作

召符猶在案上。急取遣之。渥見溫使者。乃行。行密卒。渥嗣立。召隱罵曰。汝欲賣吾國者。復何面目見楊氏乎。遂殺之。渥之入廣陵也。留帳下兵三千於宣州。以其腹心陳璠、范遇將之。既入。惡溫與張顥領衙兵。召璠等爲東院馬軍。以自備。而溫、顥共惡璠等侵權。因擁衙兵入拽璠等斬之。渥由是失政。而心憤未能發。溫、顥益不自安。共遣羣盜入寢中弒渥。渥說羣盜能反殺溫等者。皆爲刺史。羣盜皆諾。唯紀詳不從。執渥縊殺之。初。溫、顥之謀弒渥。約分其地。以臣於梁。及渥死。顥欲背約自立。溫患之。問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顥雖剛愎。而闇於成事。此易爲也。明日。顥列劍戟府中。召諸將議事。自大將朱瑾而下。皆去衞從。然後入。顥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敢對。顥三問。可求前密啓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恐爲之太速。且今外有劉威、陶雅、李簡、李遇。皆先王一等人也。公雖自立。未知此輩能降心以事公否。不若輔立幼主。漸以歲時。待其歸心。然後可也。顥不能對。可求因趨出。書一敕內袖中。率諸將入賀。諸將莫知所爲。及出敕宣之。乃渥母史氏敕。言楊氏創業艱難。而嗣主不幸。隆演以次當立。告諸將以無負楊氏。而善事之。辭旨激切。聞者感動。顥氣色皆沮。卒無能爲。隆演乃得立。顥由此與溫有隙。諷隆演出溫潤州。可求謂溫曰。今捨衙兵而出外郡。禍將至矣。溫亦憂之。可求因說顥曰。公與徐溫同受顧托。議者謂公奪其衙兵。是將殺之。信乎。顥曰。事已行矣。安可止。可求曰。甚易也。明日。從顥與諸將造溫。可求陽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楊氏二世將。今幼嗣新立。多事之時。乃求居外以苟安乎。溫亦佯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也。由

是不行。顯覺可求有附温意。將殺之。可求詣温。謀先殺顯。陰使鍾太章選壯士三十人。就衙堂斬顯。太章諾之。而温猶疑其不果。夜半往約曰。吾有老母。懼事不成。且止。太章曰。言已出口。寧可已乎。明日遂殺顯及紀祥等。歸以弒渥之罪。入白渥母史氏。史氏泣曰。吾兒年幼。禍亂若此。得保百口。以歸合淝公之惠也。温遂專政。隆演備位而已。宣州節度使李遇心尤不平。温乃遣徐玠使越。而道過宣州。因說遇入覲。遇初許之。玠乘酒呼曰。君言入謁。是良圖也。不爾則爲反矣。遇怒曰。君言遇反。且殺景王者誰也。温乃使柴再用族遇於宣州。行密舊將。人人自疑。温因僞下之。恭謹如見行密。諸將乃安。八年。温遷行軍司馬、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十年。遣招討使季濤攻越。戰于臨安。裨將曹筠奔于越。濤敗。被執。温聞。遣人語筠曰。吾用汝爲將。汝軍有求。吾不能給。是吾過也。赦筠妻子不誅。厚遇之。秋。越人攻毘陵。温戰于無錫。筠感温前言。臨陣奔歸。遂敗越兵。十二年。封温齊國公。兼浙西招討使。始就鎮潤州。以昇、常、宣、池、黄六州爲齊國。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四年。温徙治之。以其子知訓輔隆演於廣陵。而大政温遙決之。知訓爲朱瑾所殺。烈祖自潤州先入。遂得政。温雖姦詐多疑。而善用將吏。江西劉信圍虔州。久不克。信使人說談全播出降。遣使報温。温怒曰。信以十倍之衆。攻一城不下。而反用說客降之。可以威敵國。笞其使者而遣之。曰。吾以笞信也。因命濟師。遂破全播。或誣信逗留將反。信聞之。因自獻捷至金陵。見温。温與信博。信敛散子。厲聲祝曰。劉信欲背吳。願爲惡采。苟無二心。當成渾花。温遽止之。擲六子皆赤。温慙。自以巵酒飲信。然

終疑之。及唐師伐蜀。溫急召信至廣陵。以爲右統軍。託以內備。遂奪其地。溫客尤見信者。唯駱知祥、嚴可求。可求善籌畫。知祥長於財利。溫常以軍旅問可求。國用問知祥。吳人謂之嚴、駱。溫亦自喜爲智詐。尤得吳人之心。初隨行密破趙鍠。諸將皆爭取金帛。溫獨據餘米作粥以食餓者。十六年。溫請隆演卽皇帝位。不許。又請以吳王稱制。乃許。遂建國。改元。拜溫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隆演卒。溫越次立其弟溥。順義七年。溫又請溥卽皇帝位。未許。而溫病卒。年六十六。追贈齊王。謚曰武烈。祖受禪。謚武皇帝。廟號義祖。

徐知訓

知訓、溫長子也。少學兵法。不能竟。尤喜劍士角牴之戲。怙溫權勢。多爲不法。溫出鎭潤州。留知訓輔政。常陵侮諸將。而對吳主隆演無君臣禮。隆演幼懦。嘗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爲參軍。隆演翦衣髮髻爲蒼鶻。知訓因使酒罵座。語侵隆演。隆演愧恥泣涕。而知訓愈凌辱之。左右扶隆演起去。知訓殺一吏乃止。李德誠有女樂。知訓求之。德誠曰。此輩皆有所生。且復年長。不足以接貴人。俟求少妙者進之。知訓對德誠使者罵曰。吾殺德誠。幷取其妻。亦易爾。初學兵於朱瑾。瑾力教之。後因求馬於瑾。瑾不與。遂有隙。夜遣壯士殺瑾。瑾手刃數人。瘞舍後。知訓知曲在己。隱而不聞。俄出瑾爲靜淮節度使。瑾詣知訓別。且頴獻前馬。知訓喜。往謁瑾家。瑾妻出拜。知訓答拜。瑾以笏擊踣。遂斬知訓。提其首。入告吳主曰。爲國去賊。

爲民除害。在今日矣。吳主驚曰。彼有父在。吾不敢預聞。瑾怒曰。豎子不足與語。遂自殺。坐誅者數家。初。宿衞將李球、馬謙、挾隆演登樓。取庫兵以誅知訓。陣于門橋。知訓與戰。頻卻。朱瑾適自外來。以一騎前視其陣曰。不足爲也。因反顧一麾。外兵爭進。遂斬球、謙。亂兵皆潰。瑾嘗有德於知訓者也。及其凶終。吳人皆謂曲在知訓。（知訓凶悖。多見烈祖書。與刁彥能傳。此不復書。）

徐知詢

知詢、溫第二子也。烈祖秉吳政。威權寖盛。金陵行軍司馬徐玠諷溫曰。居中輔政之重。不宜假於他人。宜以親子代之。溫卽遣知詢入覲。謀代烈祖輔政。而溫暴卒。知詢奔還金陵。爵位如溫。而知詢暗懦。待諸弟不厚。徐玠知其終敗。乃輸誠於烈祖。知詢內爲諸弟所構。外爲徐玠所賣。而不知也。意以己控強兵。居重地。烈祖雖管大政。而無兵。去之甚易。溫喪未終。屢請烈祖至金陵。烈祖反使人諭之入朝。因疏其罪狀。責授左統軍。知詢面數烈祖曰。先王之喪。爾爲人子。而不親臨。反罪我耶。烈祖曰。聞爾懸劍待我。我亦不憚。獨迫於君命。不得往爾。爲人臣而畜乘輿。非反而何。周廷望者。知詢之親吏。嘗僞貢款於烈祖。時得烈祖之陰謀。以告知詢。將入朝。廷望諫止。不從。知詢既行。廷望曰。公之此行。有往日而無還日。泣送之。至是。知詢以廷望之言質烈祖。烈祖曰。以爾所爲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知詢被譴。金陵爲之一空。後數歲。知詢復起爲潤州節度使。往時幕府皆去。獨李建勳隨之。知詢至鎭。常會賓佐。譚宴終日。遂絕顧望。移鎭

江西卒於任。

徐知誨子景遼、景遊。

知誨、温第三子也。温卒。知詢守金陵。所爲多不法。知誨每得其陰謀。以告烈祖。知詢之敗。知誨構之爲多。烈祖德之。以爲江西節度使。知誨先娶吳功臣呂師道女。非嫡出。知誨常切齒。因醉刺殺之。後呂氏數爲厲。知誨惡之。請僧誦經。爲陳因果。僧亦見呂氏曰。吾不解此。志在報冤爾。及鎮江西。歲餘。呂氏不復見。知誨喜甚。有家人自淮南迴。於江心遇練舟。有婦人漸邇。視之。乃呂氏也。招家人曰。爲我謝相公。善自愛。我今它適矣。因遺繡履曰。相公謂爾不信。以此示之。家人至江西。首語其事。以履示知誨。知誨熟視未畢。輒見呂氏在側。曰。爾謂我眞不來耶。頃刻、知誨暴卒。以知詢代鎮江西。遇其喪於中塗。知詢撫棺哭曰。弟用心如此。吾亦不怨。但何面目見先王於地下。聞者傷之。烈祖受禪。追尊温爲義祖。徐氏諸子。封拜與李氏同。而知誨之後特優。子景遼、景遊出入宮禁。預聞機務。專掌浮屠修造之事。當時言蠹政者。以二人爲首。

景遊後避元宗諱改名遊及事後主封文安郡公尤信任焉。

徐知諫

知諫、温第四子也。爽悟喜文。徐氏諸子。知諫最爲雅循。初知訓輔政。無所醞藉。温留知諫陰助之。諸將常惡知訓陵己。而以知諫爲長者。烈祖自潤州入覲。知訓會飲山光寺。是日。知訓大沈酗。決欲害烈祖。知諫

以謀告烈祖。烈祖獲免。後事亡。其不書封爵者。皆卒于吳也。

徐知證

魏王徐知證、温第五子也。在吳歷刺史、節度使。烈祖受禪。封江王。改王魏。徐氏諸子。知證最爲長年。及元宗之世。尤見優禮。每入宮。元宗輒以家人遇之。親捧觴爲壽。自起舞以祝之。知證亦以叔父自處。卒年四十三。

徐知諤

梁王徐知諤、温第六子也。起家爲太子中舍。累遷刺史、節度使。使知詢敗。以知諤爲金陵尹。烈祖受禪。封饒王。進王梁。知諤博采奇物、寶貨。充牣其家。有蜀客持鳳頭至。自言得於南蠻賈者。知諤以錢五十萬易之。其頭正類雄雞。廣可五寸。冠上正平。可以爲枕。朱冠。紺毛。金喙。星眼。飛禽之枯首也。來自萬里。而毛羽不脫。文彩如生。人咸異之。嘗遊秫山。除地爲廣場。編虎皮爲大幄。率寮屬會于下。號曰虎帳。忽遇暴風。飄虎帳。碎如飛蝶。知諤驚遽棄歸。數日病卒。

嗚呼。惟厲與祟。君子難言。存而勿論。可也。呂氏之事。載于別錄。陳公彭年作也。其辭典雅。頗有史法。而公歸皇朝。參大政。爲名臣。顧其言可不諒耶。

南唐書卷九

列傳第四

周本

周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祠廟隴畝。皆在子孫。守故土者。猶數十戶。本少孤貧。嘗在田里獨格猛虎。唐末大亂。投楊行密軍中。以勇敢聞。常先登。深入蒙犯矢石。身無完肌。及歸營。自燒鐵烙其創。飲昭言笑自若。軍中猛將皆服之。累遷淮南馬步軍使。天祐五年。楊氏始得江西。撫州刺史危全諷率諸郡兵十萬來爭其地。屯於象牙潭。楚人取高安。爲之援。江南守將劉威告急。判官殿可求薦本可用。時本從軍圍蘇州。不克。恥之。稱疾不出。可求卽臥內強起之。本曰。蘇州之役。非彼強我弱也。蓋上將權輕。下皆專命。故爾。今必見用。願無任偏裨。可求爲言楊氏。許之。得選兵七千。使救高安。本曰。楚人非欲取高安也。爲全諷聲援爾。若先敗全諷。楚人必走。乃疾趨象牙潭。劉威要之宴犒。不留。或曰。賊勢甚盛。宜審覩形勝。計定而後進。何其遽也。本曰。賊有十倍之衆。使吾軍知之。必將奪氣。須乘其銳而用之。既至。指授諸將。戮力急攻。大破其軍。擒全諷。諸郡之兵皆潰。楚人果遁。吉州刺史彭玕、信州刺史危仔昌、棄城走。於是江西之

地始定。以本爲信州刺史。越將陳璋據衢州。歸款。越人圍之。本受命以兵迎璋。既至。越人解圍。陣於城下。璋以其衆來奔。裨將呂師道曰。敵去我咫尺而陣不動。是輕我也。必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陳君今在此。吾事訖矣。何爲復戰。且彼近而不動。必有以待我也。擊可勝乎。待其先動。擊未晚也。璋亦以爲然。乃還。越人躡之。至中道。宿。半夜伴驚。棄輜重走。先設伏於道左。越人急追。至伏所。前後夾擊。盡殲其衆。越人累至。皆敗之。唐莊宗入洛陽。吳遣司農卿盧蘋使于洛陽。莊宗問吳之名將存否。而本預焉。由是召入爲雄武統軍。出爲壽州節度使。移鎮廬州。拜太尉、中書令。封西平王。本不知書。而愛重儒士。賓禮寮屬。不撓其權。吏民愛之。性純朴。技藝無能者。唯軍旅之事。則如夙習。烈祖將受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皆位望隆重。故諷之以爲推戴之首。本已昏耄。仍不知時變。皆少子祚左右其事。時吳宗室臨川王濛廢處濛陽。聞將授終。乃殺監守者。與親信二騎。趨詣本。本將見之。祚固執不可。本怒曰。我家郎君也。何不使我一見。祚閉中門拒之。濛被殺。吳室遂移。本隨衆至建康勸進。由是愧恨。數月而卒。子鄴、有戰功。亦至廬州節度使。

李德誠

李德誠、廣陵人也。少事宣州趙鍠爲給使。吳攻宣州。鍠敗。德誠及韓球猶隨左右。城中推立裨將周進思爲主。鍠使德誠往諭。進思以城降。德誠暴得熱疾。委頓不能受命。乃使球往。進思斬球。擲其首於外。德誠

是夕卽愈鍠死事吳武王常從征討累遷淮南馬步軍使撫安仁義於潤州以功拜潤州留後歷撫虔洪三鎭加中書令封南平王烈祖建齊國德誠率諸將勸進乃其子建勳之謀也昇元中德誠自洪州入朝烈祖以德誠前代功臣父子皆參佐命優禮之聞其來覲遣內夫人迎於道（六宮之職因事以書其僭）百寮候於門朝堂設幄爲具每有大議遣執政就第諮問信王景達先娶德誠女烈祖復姓有司以同姓非禮制曰南平王國之元老婚不可離信王妃可氏南平楊氏將帥德誠最無大功特以姻婭顯達而名位壽考諸將莫及有子二十人建勳爲相而建封爲將相無阿黨將死國事君子善之其餘皆任右職建勳別傳

王輿

王輿少與兄綰俱事吳武王輿始爲小校從周本伐危全諷將戰本親臨城水柵分命諸將指山頭一小營謂輿曰往攻彼以撓城輿唯唯不行本曰爾憚往耶輿曰公必若以輿爲可使願得此柵攻之往彼何爲本大喜曰亦知此爲城要害耶乃命之輿乘輕舟先進破其前鋒因排柵而入諸軍乘之遂擒全諷累遷諸軍都虞候讓皇之世祿去公室掌禁兵者尤難其人烈祖以輿爲控鶴都虞候持重有法出爲光州刺史先是輿兄子拯爲海州副使叛入北方以爲刺史聞輿在光州間遣親信通書幣輿執之以聞因求罷郡復爲控鶴都虞候遷左金吾大將軍除浙西節度使從讓皇至潤州移鎭鄂州監軍甄庭堅與輿不協或告庭堅交通境外烈祖使中使繫庭堅下大理輿先知之密見庭堅曰可乘輕舟自歸闕庭無與中

使遇庭堅懼從其計遂獲免由是寮屬稱其長者與少時從軍圍潤州爲大弩射中右耳自左耳出旁一人中之猶死與臥病百許日及愈耳亦不聾又嘗攻潁州夜夢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下墜能避當富貴及旦與仗劍倚柵木驅士攻城城中飛大石正中其柵及與鎧甲之半皆糜碎而與無傷與曰所夢流星是也由此自負終爲使相卒年七十四兄綰爲虔州節度使先卒

李章

李章廬江人從吳武王爲騎將與朱瑾相悅瑾殺徐知訓自剄烈祖入誅瑾黨章與同事六人當斬五人已斬次至章高聲曰四郊多壘而斬壯士耶時馬仁裕監斬壯其言聞於烈祖釋之隸洪州爲軍校累遷雄武軍都虞候左街使章雖老而心尚壯善撫士卒勤於職務出爲虔州節度使爲理嚴重禁戢左右賓禮寮屬會周本卒移鎮廬州加中書令卒年九十

王安

王安廬江人也少投吳武王爲親兵武王嘗升高塚望敵安捧匜器侍側左右皆注目前視陣旁有執槊者疾走徑趨王所左右驚惕失措安置匜器於地取弓射之一發而殪徐內弓弢中復捧器如初顏色不變武王奇之曰汝有器度當至富貴因加奬拔累遷袁州刺史歷典數郡皆以沈默寬厚爲理事烈祖爲神武統軍代李章爲虔州節度使卒年七十三

韋建

韋建、少居吳武王軍中。嘗從征討。以膂力聞。後隸虔州王綰爲裨將。郡境曠遠。旁接谿洞。羣盜充斥。建率勵勇士。所至克獲。百姓賴之。累遷諸軍都虞候。爲左衞使。出爲袁州刺史。建不知書。而性淳厚。清靜自處。無所侵撓。郡中大治。數年入爲統軍。以劉仁贍代之。仁贍敏悟。親綜簿書。時有釐革。郡政益治。而百姓猶思建焉。歷任皆如是。至老不衰。出爲鄂州節度使。卒年八十。

高審思

高審思、少事楊行密。以驍勇聞於軍中。劉信平虔州。審思爲裨將。屢立戰功。審思爲人。重厚寡言。烈祖奇之。常使總領親兵。拜壽州節度使。增修城隍。守備甚嚴。或謂之曰。以公威略。守此堅城。何懼。而過爲畏懦也。審思曰。兵機多變。不可不懼。過爲之防。上策也。顯德之役。壽州城隍最堅。亦審思之遺績爾。（後事舊史亡。）

南唐書卷十

列傳第五

嗚呼論其時則南唐號爲文獻之地繩以法則可嘉之士無幾幸而獲全始終者蕘蘆之才信有之矣

李建勳

李建勳字致堯南平王德誠之子初德誠守潤州秉燭夜出候者以聞而徐溫疑其有變徙鎮江州德誠猶不自安乃遣建勳入謁溫溫見之歎曰有子如是非惡人也卽以女妻建勳起家爲金陵巡官徐溫卒知詢代鎮而建勳仍佐幕府及知詢被徵寮屬皆受譴獨建勳自全烈祖出鎮金陵以爲副使預禪代之計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元宗卽位東宮官屬稍稍侵權罷建勳爲撫州節度使召拜司空乃營亭榭於鍾山適意泉石累表乞骸骨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先是宋齊邱退居青陽號九華先生未幾一徵而起時論薄之建勳年齒未衰時望方重或謂曰公未及老無大疾苦遽有是命欲復爲九華先生耶建勳曰平生常笑宋公輕出處吾豈敢違素心自知非壽考者欲求數年閑適爾因爲詩以見志曰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劉郎去又來建勳博覽經史民情政體無不詳練惜乎怯而無斷未嘗忤旨故雖有蘊藉而卒

不得行。其爲詩。少時猶浮靡。晚年頗清淡平易。見稱於時。保大十年卒。臨卒。顧謂門人曰。吾死。斂以布素。曠野深瘞。任民耕闢。不須封樹。暨甲戌之役。公卿塋域。越人發掘殆盡。而獨建勳以不知葬所獲免。

常夢錫

常夢錫、字孟圖。少警悟。通書記。事岐王李茂貞。爲秦隴判官。茂貞卒。從儼襲位。補寶雞令。從儼左右有惡之者。夢錫渡淮。詣廣陵。烈祖辟致門下。薦爲大理司直。從至金陵。爲觀察推官。烈祖受禪。拜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每從容奏事。烈祖以爲有識量。命直中書省。參掌詔命。夢錫重厚。詞氣方直。多知故事。除給事中。時以樞密院隸門下。機務多委焉。夢錫數言時政繁碎。宜修復舊典。爲後代法。又言宋齊邱、陳覺、姦邪。馮延己、魏岑、並小人。不宜左右春宮。元宗卽位。許以翰林學士待之。而以齊邱故。黜爲池州節度判官。及齊邱罷。召爲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時特置宣政院於內庭。命夢錫專掌。逾年。罷宣政院。爲學士如初。既而姦黨愈熾。夢錫終不能勝。遂稱病縱酒。希復朝謁。會鍾謨、李德明、分掌吏、兵二部。以夢錫人望。求爲長吏以自重。乃除戶部尚書、知省事。固辭不獲。署紙尾而已。夢錫無子。以其壻王繼沂掌家務。或言繼沂亂內。夢錫盡出妻妾室爲之一空。奏黜繼沂于虔州。時馮延己爲相。劾夢錫貶饒州團練副使。病留廣陵。東都留守周宗嘗敦喻之。明年。牽復。尋改吏部侍郎。轉禮部尚書。割地之後。公卿在座。有言及大朝者。夢錫笑曰。羣公常欲致君爲堯舜。何故今日自爲小朝耶。座皆失色。每公集。往往嗢嗚大咤。以故

不爲士大夫景慕。然其循公忘私。固亦古之遺直也。顯德五年卒。年六十一。踰月。宋齊邱敗。元宗歎曰。夢錫生平欲殺齊邱。恨不使見之。贈左僕射。

嚴續

嚴續、字與宗。父可求。善籌畫。爲吳相。續以父廕。補千牛備身。遷祕書郎。烈祖以女妻之。少長貴勢。性恭恪。恂恂如也。烈祖受禪。爲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元宗卽位。改禮部尚書、中書侍郎。方宋齊邱用事。續常守正。不爲黨附。常夢錫屢言齊邱姦黨。元宗謂夢錫曰。吾觀大臣中。唯嚴續能中立。雖然。無與援者。卿可助之。夢錫因喻旨於續。續亦善遇之。不盡用其言也。及夢錫罷宣政院。續亦出爲池州刺史。頃之。復爲中書侍郎。兼三司使。出守江西。久而不召。數歲。入爲中書侍郎。知尚書省。尋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割地之後。罷爲少傅。元宗南遷。拜左僕射。使輔太子居守。後主卽位。改司空平章事。其後機務歸樞密院。續亦與羣輩不協。遂出鎭浙西。逾年。稱疾罷歸。卒于私第。晚歲。尤屈身下士。旌別善惡。壽春人劉奐有學識。性方直。動多忤物。續薦之爲監察御史。起居舍人。時論善之。續自以少貴倦學。命羣從子弟皆礪以儒業。諸子及孫舉進士者十餘人。續疾病不亂。與賓客談論如平常。後主使內夫人問之。續遺託國事。言不及私。又極陳羣臣所宜用捨者。辭氣慷慨。翌日卒。

潘承祐

潘承祐、晉安人。仕吳爲光州司法參軍。郡有大獄。胥吏不直承祐固爭之。不得。因棄官歸閩嶺。及王氏據閩。仕至大理少卿。王延政鐫建州。辟爲度支判官。延政與福州構隙。承祐極諫。不納。會晉安使至。延政大閱以誇示之。辭氣益悖。承祐長跪固諫。其言甚切。延政大怒。前軍士曰。汝叵爲我食判官肉。承祐曰。與其不義而生。孰若抱義而死。事勢如此。蚤死爲幸。久之乃解。及延政僭號。以爲吏部尚書。而用其幸臣楊思恭爲僕射。承祐復爭。遂逐承祐歸私第。查文徽下建州。以禮致之。元宗以爲衞尉少卿。遷鴻臚卿。委以南方之事。升降人物。制置郡縣。多用其言。薦陳誨、林仁肇。皆著功效。老病乞骸骨。以禮部尚書致仕。卒於洪州西山。其子愼修。官至員外郎。

鳴呼。續薦劉堯以其直。承祐薦陳誨、林仁肇以其忠。忠直之效。獨立於亂世。難矣哉。然非忠直之難。而知其忠直者爲尤難。予於續、承祐有取焉。

游簡言

游簡言、字敏仲。其先建安人。父恭、登進士第。有名於時。仕吳爲駕部員外郎。知制誥。簡言少孤力學。起家爲祕書省正字。烈祖鎭金陵。辟爲戶曹參軍。掌元帥府文翰。遷觀察巡官。及禪代。歷虞部員外郎、知制誥、中書舍人。保大中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守職恭恪。國家之務。非其任者。未嘗肯言。貞介獨立。不爲阿附。元宗重之。俄判中書省。兼兵部選事。及淮上兵起。越人背盟。寇毘陵。乃除簡言中書侍郎。奉使讓越。先見

其子悉爲千牛備身而後行至境召還元宗南遷以簡言輔太子居守辭以不能事少貴乃令從行後主即位初未之知後頗重之自吏部尚書遷左僕射委以南省之事簡言躬親簿領督責稽緩勵以威嚴寮吏畏之於是六職辨集以執方不爲羣輩所附人有請托者必固違戾不復顧其理道數年以疾辭不許及拜相而疾亟卒年五十七

張延翰

張延翰字德華宋州碭山人少遊長安後避亂江淮事吳爲鹽城令有治績遷楚州行軍司馬烈祖輔政以潯陽爲封邑乃以延翰爲工部郎中判江州入爲知雜侍御史張宣以功臣爲左街使率意驕暴延翰劾之由是豪猾屏跡遷禮部侍郎時貢院未備士有獻書可采者隨即考試公平詳審士論美之兼知選事吏不容姦畏之如神明進擢孤寒不附貴勢元宗輔政大臣中唯重延翰謂左右曰張君凡所議論必盡公正咸有條理至於簿領無不明白吾得傾心信之由是六司總領殆遍及禪代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延翰有時望當其作相人以爲晚既而多病機務廢闕烈祖素以國器推重不許免相醫藥勞問不絕于道卒年五十七士大夫歎惜之贈太傅

徐玠

徐玠字蘊珪彭城人也敏幹有辭辯事郡帥崔洪爲軍吏與洪同歸于吳吳武王署玠爲糧料使拜吉州

刺史貪猥不治罷之徐義祖出鎮潤昇辟玠行軍司馬性詭佞善揣人意會烈祖輔政人望頗歸玠諷義祖曰居中輔政之重不可假於異姓宜以嫡子代之溫卽遣其子知詢入廣陵將代烈祖輔政會溫暴卒知詢還金陵拜昇州節度使如溫之制所爲多不法玠知其必敗反自結於烈祖烈祖出鎮金陵仍以玠爲行軍司馬與周宗李建勳孫晟首贊禪代遂拜右丞相出鎮宣州玠妻楊吳武王女也先適宣州節度使李遇之子義祖攻宣州族誅遇楊以王女免更適玠至是玠得宣州楊感憤卒玠連鎮宣洪二郡皆以貪濁爲理營求百端人多鄙之罷鎮復相位拜司徒兼侍中特以舊人崇其虛名實不與政好修養服餌常以賤價市丹砂之最下者其鄙嗇如此保大元年卒

李夷鄴

李夷鄴不知何許人也昇元中爲翰林學士烈祖殂大臣欲以宋后監國命中書侍郎孫晟草遺詔夷鄴曰此非先旨必姦人詐爲大行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禍階且嗣君明德聞於天下汝曹何遽爲亡國之事乎若遂宣行吾對百寮裂之必矣於是監國之議遂寢元宗卽位語夷鄴曰疾風勁草於卿見之夷鄴性率易好飲酒不拘小節常遺親友書曰今宵好月能相過乎赴召者甚衆夷鄴已醉指酒壺曰本用相待酒與輒來自倒之矣其疎豁多類此

嗚呼士之可貴者信義而已履信抱義而不奪於勢利則終始一節尙何渝哉徐玠始甚構先主既而附

之以閱知詢。與夫崔湜反覆於彥範、三思之間者。何異。初徐溫忌李遇功。使玠伺隙。旋覆遇宗。楊氏遂以讎人爲所天。及觀舊治。迺感憤卒。嚮也不能卽死以全其節。既又貳於新人而懷其舊。與夫從一而終者異矣。

南唐書卷十一

列傳第六

刁彥能

刁彥能、上蔡人也。父禮、遇亂。徙居宣城。彥能少孤貧。事母以孝聞。初隸節度使王茂章。爲親兵。茂章叛入越。彥能當從。使家人扶其母俟於路。彥能至。抱母泣告茂章曰。老母在此。不能從公。茂章許之。乃馳入宣州城中已亂。彥能登城。以劍招之。紿曰。我從王府來。爾輩無動。大軍且至矣。衆信之。稍定。義祖聞而嘉之。以爲軍事校使。屬徐知訓。知訓恣横。彥能每以書切諫。雖不見納。亦常寵遇。牙將馬謙帥衆劫吳主登門。欲誅知訓。朱瑾麾兵卻之。彥能手劍斬謙。知訓忌烈祖。每欲加害。嘗召烈祖飲。伏劍士於室中。彥能飲酒。以手掐烈祖而推之。烈祖悟。起去。又嘗從知訓會烈祖于山光寺。是日。知訓大沈酣。決欲害烈祖。徐知諫以謀告烈祖。烈祖乃奔。知訓授彥能劍。使追殺之。及於中塗。彥能舉劍揚袖。以示烈祖。還紿以弗及。既而朱瑾殺知訓。義祖稍知其罪惡。將吏多被譴責。見彥能諫書。善之。復使事知諫於潤州。烈祖受禪。召入禁衞。敍其舊恩。遷天威軍都虞候、左衞使。元宗卽位。出爲饒、信二州刺史、建州留後、撫州節度使。彥能喜讀

書委任文吏郡政修理亦好篇詠嘗與李建勳贈答建勳奏之元宗笑曰吾不知彥能乃西班學士也性修嚴所居雖傳舍一日必葺周宗何敬洙皆故人也每飲酒常蓬首裸袒彥能在座則皆儼然卒年六十有八

周宗

周宗字君太秣陵人也常給使烈祖左右署爲牙吏多使喻旨四方敏於事任恩寵日洽義祖卒于金陵知詢謂宗曰僕射望高履危無西渡宗堅請知詢手札示信遽得故茗帖書曰不必奔赴既而徐氏諸子果以不奔赴讓烈祖烈祖因出所書茗紙示之知詢靦顏而已及烈祖鎭金陵宗爲都押衙烈祖位望已重常履嫌疑因理白髭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宗竊窺其意請如廣陵告宋齊邱以禪代之事齊邱手疏天時人事未可請斬宗以滅口烈祖懼欲斬宗而行軍司馬徐玠固爭得免黜于池州數月復召如初既贊禪代累遷樞密使宗亦淳謹自守而已初俞文正爲烈祖幕賓而宗及馬仁裕皆從給使至是宗出鎭江州文正猶爲九江巡官輒問宗曰馬押衙何在宗知其涼德笑曰馬相公出鎭浙西久矣文正嘗預公宴俛首咋曰下官飲量棊局令公素知之座皆愕然而宗不之罪其寬厚類如此連歷將相奉法循理然貲產巨億儉嗇愈甚論者鄙之留守東都以老病乞骸骨乃以司徒致仕周兵初起而宗卒宋齊邱撫棺哭曰君太能黠來亦得時去亦得時元宗聞之不平宗娶繼室生二女皆國色繼爲國后侈靡之盛冠于

當時。

馬仁裕

馬仁裕、字德寬。北平王燧之後。遇亂。徙居彭城。世爲將。仁裕母方娠。夢人謂曰。北平來歸。及生。有紫氣滿庭。數歲。學兵書若成誦。然初同周宗給使烈祖左右。小心敏幹。署爲右職。烈祖移鎭潤州。仁裕監蒜山渡。首聞朱瑾之亂。馳白烈祖。卽日以州兵渡江定亂。烈祖得政。基於此也。以功拜左領軍將軍。烈祖以女妻之。是爲與國公主。出爲楚州刺史。入爲左金吾大將軍。烈祖受禪。遷潤州節度使。明年移鎭廬州。爲理寬簡。吏民便之。烈祖左右小臣貴達者。唯仁裕與周宗爲親信。周宗後富而仁裕常貧。宗力贊禪代之事。仁裕多就外任。無所關預。時人稱其長者。卒年三十九。子文義別傳。

嗚呼。貴賤、時也。上下、分也。君子知時之無止。知分之無常。則貴賤上下。吾何預焉。況生亂世。事偏國。易牛衣以晝錦。起徒步爲朱輪。達者觀之。特戲事爾。文正之抗周宗。豈足以識此哉。

何敬洙

何敬洙、幼爲吳將李簡廝養。簡性殘忍。左右過愆。鮮獲全活。敬洙暮與羣兒戲庭下。有蒼頭取簡所愛端硯。戲諸僮曰。誰敢破此。羣僮聳肩吐舌相視。敬洙厲色曰。死生有命。乃一擲破之。翊日簡責破硯之由。敬洙自陳。因壯其果敢。捨之勿殺。簡鎭鄂州。令相術董紹顏徧閱諸子。紹顏曰。諸郎皆善。然祿壽無及公者。

時敬洙侍側。指敬洙曰。此奇相也。可與公齊。簡由是益奇之。視如己子。及長。用爲軍校。敬洙軀貌短陋。而趫捷有力。簡卒。烈祖以爲金陵裨將。累遷天威軍都虞候。建州之役。爲應援使。初至。以爲僻陋山郡。不當勞師。辭氣甚憤。查文徽開喻之。勢不可止。乃與邊鎬協心戮力。破西巖。延平軍威大振。遂下建州。敬洙應受上賞。王建封爭之。以爲己功。敬洙於是推建封功第一。除敬洙楚州刺史。嘗從數人親出里巷。察民疾苦。吏之苛刻。無不知之。每坐廳事。與賓客譚宴。民有白事者。隨其所言。親加剖析。無不厭服。會連歲出師。楚州當供億之地。民不知勞。亦敬洙爲之節制也。及移鎮鄂州。稍自矜驕。周師伐淮南。元宗使敬洙移郭外居人入城爲備。敬洙不從。乃背城除地爲戰場。曰。職當效死於此。安能閉門自困也。元宗善之。未幾。召還都。年老有足疾。後主以其勳舊。優禮之。拜上將軍。奉以上公之秩。列門戟。卒年七十七。

柴克宏

柴克宏。吳功臣再用之子。疏爽任義。不拘小行。以父廕爲郎將。累遷龍武軍都虞候。常與賓客博弈。以聲酒爲務。雖職當偏將。而未嘗言兵。時皆以爲非才。故久不遷。亦不屑意。淮甸兵起。越人寇常州。以克宏爲撫州刺史。克宏上書。乞從軍效用。元宗善之。使帥師救常州。時精兵皆在江北。克宏將老弱數千。介胄杖纛。入白楓密副使李徵古曰。今以羸兵赴難。器甲當得堅利者。此色何用。徵古素輕其爲人。因慢罵遣之。衆皆憤怒。而克宏怡然。進及京口。徵古使召還。以朱業代將。克宏不從。至常州。徵古又使召之。克宏曰。吾

刻日破敵爾來召我。應姦人也。命斬之。使者告以李樞密之命。克宏曰。李樞密親來。軍容在我。況其使乎。遂斬以狥。常州有隋末陳果仁祠。果仁見夢於克宏曰。吾與陰兵助爾及戰。有黑牛二頭衝突越兵。克宏繼之。大敗越人。俘馘甚衆。克宏奏封果仁爲武烈大帝。賊走。朱業方至。克宏善遇之。以功拜江州節度使。復請北出。命未下而發瘍卒。克宏嘗爲宣州巡檢使。宣州城隍不修。戰守無備。問其故吏云。自頃年田頴、李遇、繼叛後。爲宣州者。無復爲兵備。克宏大笑曰。時移事異。安有此理。卽善修守禦之備。不日完緝。明年。越寇至。郡人安之。

劉崇俊

劉崇俊字德修。楚州山陽人。祖金事吳有功。爲濠州刺史。振威名於境上。世典濠梁。崇俊弱冠。嗣父仁規、位爲濠州刺史。仁規苛酷。崇俊初立。頗務仁惠。數年之後。亦漸專恣。不拘文法。多蓄無賴輩。使之過淮。剽掠鄉邑。獲美婦良馬。以自奉。雖然郡中畏憚。政亦甚理。嘗招集騎士數百人。則被以精甲。貢于金陵。以幸恩寵。俄升濠州爲定遠軍。遂拜節度使。其子節尙元宗女太寧公主。會壽州姚景死。崇俊重賂權要。求兼領壽州。元宗佯不認其意。乃移鎭壽州。而使楚州刺史劉彥貞馳入濠州代之。崇俊自悼失計。卒年四十。

王崇文

王崇文字光福。吳功臣綰之子。性重厚儒雅。博綜經史。少爲軍校。小心敏幹。尙烈祖妹廣德公主。出爲歙、

吉、二州刺史。吉州民多爭訟。古稱難治。崇文奉法循理。無所侵撓。吏民便之。遷虔州節度使。初平建州。崇文鎮之。卽日安輯。人忘其亂。三十年間。出領藩鎮。入掌禁兵。官至使相。常褒衣博帶。與士大夫譚宴。風度夷曠。時人親重之。福州之役。迫於君命。雖爲大將。上則陳覺輩專恣。下則王建封、劉從效、跋扈。崇文不能制。及師潰。元宗歸罪於陳覺、馮延魯。而崇文及諸將皆不問。頃之。移鎮廬州。入爲神武侍御統軍。復出夏口。其治皆如初。後主卽位。崇文手疏時宜政體。備陳箴誨。加中書令。未拜而卒。

邊鎬

邊鎬、不知何許人也。事烈祖。累遷通事舍人。保大初年。張遇賢爲營屯諸軍都虞候。查文徽出師建州。鎬率洪州屯兵與之俱行。遂下建陽、剋建、泉、汀、漳等州。諸將皆爭功。而鎬獨不言。人以此多之。拜鎬信州刺史。八年。馬希萼入潭州。楚國大亂。命鎬以州兵如界上覘楚。九年。鎬率所領出宜春。遂討長沙。破其軍於龍回關。希萼、希崇、相繼送款。鎬盡遷馬氏之族歸于金陵。以功拜湖南節度使。鎬性柔懦。御下無法。初平建州。民所剋獲。唯以全活爲務。閩人德之。號邊羅漢。及剋湘潭。市不改肆。楚人益喜。號邊菩薩。既而政出多門。佐吏無斷。人皆失望。遂號爲邊和尚。由是用事者以剋楚爲功。不欲取費於國。乃重斂於楚。鎬不能振撫。楚人多怨。及劉言破益陽。乘勝攻長沙。鎬不能守。挺身宵遁。將吏皆奔潰。元宗削鎬官。流饒州。未幾復用。世宗伐淮南。遣鎬帥師出抵周兵。及朱元叛。鎬與許文縝皆被擒。